

西 佛 熊

孫子的族民華中·防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孫子的族民華中·防後

(冊千一印限版本)

熊 佛 西 者 作 著

校學驗實育教劇戲立省川四 者 版 出
會員委纂編

校學驗實育教劇戲立省川四 者 行 發
課版出

店書涉跋 都成 售總經

版 出 月 一 年 八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四川省立戲劇教育實驗學校排演用本之一

熊佛西：

後防·中華民族的子孫

目次

後防

小引	(一)
附記	(二)
人物	(一)
第一幕	(二)
第二幕	(二三)
第三幕	(二九)
遺橋歌	(四七)
終曲	(五〇)



中華民族的子孫

序.....

三版附註.....

第一幕..... (五二)

第二幕..... (九〇)

第三幕..... (一一九)

小引

本劇是根據「過渡」改編的。「過渡」是熊佛西先生在民國二十四年所寫成，內容是寫民衆的力量，而指導他們一條團結的，合作的，自衛的路。但那時候日本在華北已有了特殊的勢力，因此熊先生委曲求全地借著民衆反封建勢力的題材下，完成了「過渡」這一劇，這劇在定縣演出多次，收到極偉大的效果。

現在全面抗戰已經開始，在這抗戰期中，後方民衆組織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前線的鋒衝殺敵的。我們既期望以衰弱來組織民衆，則在劇本中不應只是鼓動，只是使民衆一時興奮而已，必須指示他們一條正確的路。這「過渡」這一劇，從多次的演出上，證明了它是盡了積極領導民衆的任務，給無教育的民衆以教育，給無組織的民衆以組織，給無力量的民衆以力量。並且現在已無須顧忌什麼，我們已可以痛痛快快說我們要說的話，因此經過葉先生和同人多次商討下，把「過渡」這骨架，給它裝入了新的生命。在這戲裏沒有一殺敵」的口號，沒有槍炮的聲音，來刺激觀眾，使觀眾感情上得到暫時的興奮；但是在這裏確實指示了後方民衆應當怎樣和軍隊合作，來抵抗我們的敵人。

二十六年，十月，周彥，於長沙文昌閣。

這個劇本先後以「過渡」「後防」「全面抗戰」的名稱，曾印行了五萬餘份。現爲適應本校同學講演之用，經我刪改了十幾個字，再印行一千份。

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熊佛西附記於成都四川省立劇校。

後防 (三幕劇)

熊佛西著

人物：

- 張國本——大學畢業生，年約二十五。
梅玉甲——年約三十歲的青年農民。
梅玉乙——年約二十五歲的青年農民。
梅玉丙——年約二十五歲的青年農民。
梅玉丁——十八至二十人，都是二十三歲的青年農民。
胡船戶——即胡大爺，大紳士，年約五十。
王德文——該船上的管事人，年約二十五。
徐——老船夫，年約六十。
杜——年約五十。
小——船夫，年約二十。
船夫們——吳毛，趙三，沈八……
難民甲——年約五十的農民。
難民乙——年約三十的農民。
難民丙。
難民丁。

難民戊。

老 婦。

村 女——年約十三四歲的鄉下姑娘。

難 民——十人至二十人。

小 販——在渡頭擺小攤者。

巡警甲——年約三十。

巡 長——年約四十。

巡 警——二人。

第一幕

景：「大流河」邊。這條河雖名為「大流」，然而並不像揚子江或黃河那樣的寬大，洶猛。它大約有十幾丈寬。水淺時僅二三尺，水大時也不過一丈來深。它的來源和止境，村人無從知道。兩岸佈滿着大小村落，農民在耕種上很受它的利益，有時也受洪水橫流的損害。村民最感痛苦的是它阻礙兩方的交通，而河東西的人們在生活上又必須有很密切的來往。到縣城去，這條河是必經之道。過河唯一的辦法是乘渡船。這兒便是設渡的地方。

現在正是水淺的時候，從岸到船還得經過一斜形的土坡，所以觀衆看不見河水。舞台的左角搭有蓆棚一間，是管渡人王善文的住所。據說他是船戶胡大爺的親戚，這渡上的一切事情都由他看管，譬如：收斂渡錢，監視船夫。他長得瘦弱的身材，灰白的臉上襯托着粗犷的眉眼。一看，就知道他有吸某

種毒物的嗜好。對於任何事情他都提不起神來，只有對於他手下的船夫和一般窮苦的渡客，卻盡欺壓的能事。靠近棚棚有一個販賣茶水醬果的小攤。

舞台中心堆着不少的木料和石頭。

未開演前，先唱前奏曲——抗敵歌。

開演，張國木在那裏手忙腳亂的指揮着幾個青年農民搭架，搬磚，運石，挖地。同時，有許多男女老幼難民聚集這裏要過渡，其中有的推着車，挑着擔，有的背着包袱，有的騎着牲口。他們大多數都是窮苦的農人。他們爲了錢上今天加了價，正在那裏和王善文爭吵。

善文：從今天起，一塊錢！你們變過不過！少一枚也不行！

難民甲：平常不是四大枚嗎？怎麼今天就要一塊錢呢？

善文：沒有理由！這是我們船東家胡大爺親自加的價！從今天起，不管什麼人，一律都是一塊錢！

少一枚也不行！這是胡大爺的命令！

難民乙：胡大老爺？胡大老爺也不能不講理呀！怎麼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他還把渡船加了價？

難民甲：我們都是逃難的呀！您想在這離鄉背井的時候誰身上有數餘的錢呢？咱們大夥都是中國人

，何必呢！

一婦人：我們什麼都被日本人炸光了，沒落子才逃出來的。您還忍心要我們一塊錢嗎？

善文：你們不用噁囉！我不管你們是那國人，反正得給一塊錢才渡你們過去，就是日本人來了，

他們給一塊錢我也照樣渡他過去！要是你們癩貴了，你們可以不坐我的船！反正渡船是我的！

難民乙：好吧！大家都不要乘他的渡船！咱們光着腳眼子走過去得了！反正這會兒水淺！

難民甲：好！你們比日本人還厲害呢！ 咱們一起走過去得了！
羣衆：好！咱們一起走過去！

（有的渡客已經往坡下走去。）

難民乙：哎呀！可是我這輛車怎麼辦呢？

難民甲：嘿；空車那還不容易嗎？ 我們大夥兒替你抬過去！

難民丙：可是我的老太太過不去呀？

難民甲：那更容易了。 你不會背着她過去嗎？

難民丙：對了，不是你提醒我，我倒糊塗了！ 媽呀，請你老人家爬在我背上，我背你過去！

老婦：不，我怕摔着！

難民丙：不會的，媽，這會兒河裏的水淺，只有二尺來深。

老婦：我不！我想，我們還是坐渡船過去。

（有些渡客照慣給了錢渡過去，有些還猶豫不決，這時一個唱「數來寶」的乞丐，遠遠的唱過來。

乞丐：呵，

霹靂霹靂霹靂霹靂，

兵楞兵楞兵楞兵，

霹靂一聲天下響，

可恨小日本太無良，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

平白無故佔我瀋陽，

佔據遼寧吉林省，

又佔我們黑龍江！

攻熱河，進長城，
蘆溝橋無故地演兵操，
平津滬漢各地彼馳佔，
青年的學生遭殺戮，

大姑娘小媳婦被擄搶，
莊稼地，全割掉，
飛機下蛋亂轟炸，
可憐無辜老百姓，

提起小日本真可恨，
他欺負咱們日已久，
要不團結來抗戰，
奉勸國人齊出力，

快把小日本打回東洋！

（走到了渡口，向着王善文唱，）

呵，來了來了又來了，

來了我逃難的數來賣！

牠又在上海擺下戰場，
貪而無厭牠太猖狂！
可憐老百姓大遭殃，
生意買賣全不開張，

奸淫殺掠亂放槍，
楞要搶去造飛機場，
狠心毒計又燒民房，
東逃西竄無處躲藏！

牠一心要把中國亡，
受牠的侮辱數也數不光，
亡國的滋味不好嘗，
快把小日本打回東洋！

一上台塔我抬頭看，
看見這位大掌櫃的真面善，

大掌櫃的插着真叫香，
財源茂盛遠三江。

南來北往的要避難，
東逃西奔都坐您的船。

呵，說坐船，道坐船，
逃難的我也想坐船，

想坐船來想坐船，
可憐我逃難的沒有錢。

呵，沒有錢，沒有錢，
沒有錢來怎麼坐船？

大掌櫃一聽善心動，
說沒錢也可坐我的船，

大掌櫃的您那行個方便，
讓我逃難的過到那邊，

您的恩典我不會忘……

善文：去，去，去！那邊去！

乞丐：呵，說讓咱們去，咱們就去，大掌櫃的您可別生氣！

呵，您說去，咱們就去，您說咱上什麼地方去？

我家本住東三省，
九一八一下都丟去。

呵，您說去，咱們就去，您說咱上什麼地方去？

京滬平漢咱都住過，
現在也被日本拿去。

呵，您說去，咱們就去，您說咱上什麼地方去？

善文：別囑囉！我管你到什麼地方去呢？你滾不滾？

乞丐：呵，滾不滾來滾不滾，您何必一定讓我滾？

這地方還是中國人的地，我就要站這兒不願意去。

呵，滾不滾來滾不滾，咱們還是讓日本人滾！

善文：（罵。）去你媽的！

乞丐：掌櫃的，您別罵人！

善文：罵你，罵你算好的，還沒個媽的揍你呢？

乞丐：掌櫃的別這麼橫，咱也不是算這橫的，讓日本人把什麼都打光了，沒法兒！

善文：就欠日本人把你揍死！

乙丐：掌櫃的你還是中國人嗎？說出這種話來？你等着吧，等日本人來了，你也會落到這份上！

（一羣難民來了。）

（這時八個橋工開始拉繩或搬運一些大石頭，國本在前面領導，口中很有節奏的呼出『大家都出力吧……』）

國本：（獨唱。）大家歸我出力吧！

橋工：（合唱。）拉呀！

國本：（獨唱。）打倒咱小日本鬼孽！

橋工：（合唱。）拉呀！

國本：（獨唱。）大家才好活命嘛！

橋工：（合唱。）拉呀！

國本：（獨唱。）全團味總動員吧。

橋工：（合唱。）拉呀。

國本：（獨唱。）有錢的你出錢呀。

橋工：（合唱）拉呀。

國本：（獨唱。）沒錢的我出力呀！

橋工：（合唱。）拉呀！

國本：（獨唱。）大家嘯都奮鬥呀！

橋工：（合唱。）拉呀！

國本：（獨唱。）前線的拚死命呀！

橋工：（合唱。）拉呀！

國本：（獨唱。）後方的苦建設呀！

橋工：（合唱。）拉呀！

國本：（獨唱。）大家厲都出力呀！

橋工：（合唱。）拉呀！

國本：（獨唱。）造好了這座橋呀！

橋工：（合唱。）拉呀！

國本：（獨唱。）大家好活命呀！

橋工：（合唱。）拉呀！

國本：諸位，逃沒有用處。日本兵離這裏還有二百多里呢。咱們要是抵抗，他一輩子也到不了這兒

；要不抵抗逃也沒有用。你想，咱們在地下走，一天頂多走一百多里路。我們走上兩三天，人家的飛機只要半個鐘頭就追上了。咱們的性命簡直在人家手心裏。我們要保護自己的生命，最好大家一齊來造這座橋。這座橋造好了，我們的軍隊可以很方便的開到前線去打日本人，保衛我們的家鄉。來吧！請你們大家一起加入吧！有錢的出錢，沒錢的出力，我們這兒已經開工了。

難民丁：張先生您不是在天津大學堂裏念書嗎？怎麼來幹這個呢？

國本：天津被日本人佔了，學堂也被日本人炸了，我好容易才逃了出來。

難民丁：您逃出來爲什麼要領着大家來造橋呢？這是多麼苦的話呀！

國本：這話談起來可長着呢。你們知道我的父親是怎麼樣死的嗎？

難民戊：哦，哦，張七老爺？他老人家不是在東北被日本人害死的嗎？

國本：我的父親是在東北被日本人殺了的，那是七年前的事情，那時候我才十七歲，我的父親在東北報館裏作事，九一八日本人把咱們東三省佔了，我父親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喚起民衆抵抗日本，就被日本人抓去殺了。從那時候起，我就立志要爲我父親和那次被難同胞報仇。現在日本人又打到我們這兒來了，我們這些人既不能扛槍到前線去殺敵，所以領着大夥在這兒造橋，使我們軍隊，糧草，子彈，可以很便利的運到前方去。

難民戊：哦，原來裏面有這麼一段故事。張先生，我明白了，我現在明白了你領着大夥造橋也是爲了打日本人。這的確是好事。唉，說起日本人來，那真是可恨。張先生，你不知道，我的姪兒也是在天津被日本人拉去做苦工，後來不知道爲什麼就被他們弄死了，十來天以後才在河裏找着尸首。

國 本：唉，這樣被日本人殺了的中國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們爲了保護自己的家鄉和生命，我們應該軍民合作，萬衆一心的去打日本人！

難民丁：對了，這的確是好事，可是就怕不容易。就說在這年頭弄一筆錢就夠困難的。

國 本：籌錢還不算困難，頂困難的是大家漠不關心，倘若附近村裏的人都知道愛國，這橋一定可以造成功；要錢，就可以有錢；要人，就可以有人。就拿我們張家莊說吧，我們村裏有兩千多塊錢的辦公費，村裏的紳士們都要把這筆款用在七月半建盂蘭會來求神仙保佑全村平安，我當時就盡力反對，認爲這筆錢要是這樣花了未免太冤，而且是提倡迷信，於是我就把全村的人都召集來開會，向大家提議把那筆款用來造這座橋。中間不知道經過了多少麻煩，費了多大的勁，好容易大家才同意了，雖然到現在還有幾個人反對。

難民丁：這些材料都是您村裏的錢買的吧？

國 本：是的。這幾個錢是不夠的，我還得向各方面去募捐。

難民戊：有了錢，還得要很多的人呢，你們少數人也是幹不成的。

國 本：您說得一點兒不錯。所以我請大家都來參加這件工作！您願意加入嗎，王老爺？

難民戊：就怕我不行？

國 本：您怎麼不行，王老爺？沒有不行的！中國人誰都行，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只要大家肯爲國家犧牲。

難民乙：我也行嗎，張先生？

國 本：行！

一婦人：先生，我這裏只有一根銀簪子可以捐給你們造橋嗎？

國本：當然可以，不管多少，每個人都應當盡自己的力量出錢，出力。

（此時一羣難民將國本包圍起來。有的問「我能夠嗎？」有的問「我行嗎？」有的把衣物送給國本問「這些東西可以捐嗎？」國本大聲回答說：「人人都行，只要大家肯合作，肯犧牲！」大家正在激昂熱烈的時候，聽到船戶胡大老爺的聲音，他是胡家村的首戶，曾到外省作過知縣，在四鄉很有聲勢，村人都稱他爲「大老爺」。他雖不是這地面上的皇帝，但實際上就是這地面上的皇帝，村人一提起「胡大老爺」，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無人不敬，無人不怕。他長得高高的個兒，胖胖的身材，腳穿雙襪鞋，嘴蓄八字鬚。手上拿着一根長的旱煙袋，臉上擺着十足的紳士氣，不，簡直是官僚氣。）

船戶：（在內。）小福！你就把牲口拴在那邊，先喂喂吧！啊？

善文：你們不要在這兒胡鬧了吧，大老爺來了！趕快讓開路！

國本：這是國家的地方！大家可以站！

善文：我給你說不上話！

難民乙：您從前看見過胡大老爺嗎？

難民戊：見過，我見過他好幾次。去年他還到我們村裏聽過戲呢。

難民乙：我可沒見過他。聽說他那個樣兒很叫人害怕？

難民丁：好，你連大老爺都沒有見過嗎？你真是一個十足的鄉下老！這附近的人誰不認識他！他就是

這渡上的船東家。這些船都是他的。他到外省去做過好幾次大老爹呢！這附近的地都是他的。

（此時國本領着橋工用「夯」砸一塊地基，並由他領唱「抗敵歌」。大家一邊唱，一邊砸，聲與力力與聲，打成一片，非常和諧，雄壯，偉大。）

（船戶上。）

船戶：善文，這就是你報告的那些孩子在這裏胡鬧嗎？

善文：是的，老爺！

船戶：好！叫他們馬上替我滾走！這還了得！簡直沒有王法了！你們一起替我滾開！好大膽，居然敢到我這渡上來胡鬧了！

（有此過渡的難民，看見胡大老爺這麼發恨，因為怕事，已經慢慢的溜了。）

國本：胡大爺！您不能這樣不講理，這裏還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您憑什麼叫我們滾走？

船戶：不是在這兒胡鬧；你們在這兒幹什麼？

國本：胡大爺，您能說造橋是胡鬧嗎？

船戶：誰叫你們在這兒造橋的？您們奉了誰的命令？

國本：造橋既是要奉命令，請問這裏的渡船加價是奉了誰的命令？

船戶：這兒的渡船是我的，是我叫他們加價的！

國本：您憑什麼在這裏設渡，您憑什麼隨便加價？

船戶：我不憑什麼！我要在這兒設渡，我就可以在這兒設渡！設了渡我就可以隨便加價！你管得着

嗎？你是什麼東西！

國本：我們也不憑什麼。我們覺得這兒應該有一座橋，我們就在這兒造一座橋，你管得着嗎？你是

什麼東西！

船戶：好！善文，他是那裏來的這麼個野小子？他竟敢罵起我來了：我活到五十多歲，從來沒有人敢罵我！好，好，他這野小子，居然……善文，你告訴我他是那裏來的這個野小子，我非辦他不可！

善文：老爺，請您別生氣，您不認識他嗎？

船戶：我不認識這野小子！

善文：他就是這張家村張七老爺的兒子。他一向都在天津，現在被日本趕回來了。

船戶：被日本人從天津趕出來，一定不是好東西，現在又回到鄉下來搗亂了，這簡直是個小流氓囉！

！你們不要作夢吧有我在這兒你們想搗亂是搗不成的！

國本：胡老爺，請您口裏放乾淨點兒！

船戶：罵了你這小流氓！怎麼樣？

國本：胡老爺，假使我是小流氓，那麼您一定是個大漢奸。

船戶：你這小子在這後防重地，聚聚滋事，擾亂治安，你還罵我是漢奸？我非叫衙門裏辦你不可！

你們（指一班橋工們）一定都是他的同黨，我馬上到衙門去叫人來逮你們！

（有些怕事的渡客都先後散去了。一個膽小的橋工聽說船戶要抓他們，也想溜走，卻被船戶看見。

船戶：站住！走？你們不能這樣走！這些架子是誰架的？這些木樁是誰埋的？乖乖的替我折下來！

不然的話，我非把你們這些東西抓到衙門裏去不可！

善文：快拆了吧！我不是早就告訴你們了嗎：你們有本領把這些木頭運來，我可以叫你們把這些木頭搬走！你們既然把這些木樁埋進去，我就可以叫你們拔出來！現在怎麼樣，你們瞧？

船戶：拆！趕緊拆！

（橋工們都停了手，注視着國本。）

國本：大家別害怕！一切都有我。我們這是愛國的行動，愛國沒有罪，衙門裏決不能逮我們。我們是爲了救國才造橋，這事衙門裏早已知道。我們繼續工作吧！

（此時船夫老杜拿着一根撐槓上。）

善文：你上來幹嗎，老杜？

老杜：我上來問問船開不開？

善文：要是人滿了就開過去！

老杜：我聽說大老爺來了，我有幾句話要對他老說。大老爺，您好？我給您請安啦！

船戶：他是老杜嗎？

善文：是的，他就是這渡船上的頭兒。老杜，你有話等一會兒說吧，這會兒大爺忙着嘍！

老杜：是！是，是！

（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忽然走到船戶前，向他請安。）

村女：您不是大老爺嗎？我實在不知道渡船加價了，我只有九毛錢。我媽已經逃到河西等着我呢，我得趕緊去追她。您能讓我過去嗎，大老爺？

船戶：這小姑娘說了些什麼？

善文：他說他只帶了九毛錢，他請您讓他過去。

船戶：那可不成！九毛錢可不能過去！

村文：大老爺，請您讓我過去吧！我媽在河那邊等著我。我過了河就告訴我媽把一毛錢還您！

善文：老爺，這絕不能通融的，倘若九毛錢可以讓她過去，那麼其他的人都可以過去呀！

船戶：對了，你這話很有道理。小姑娘，我倒很想讓你過去，可是……

村女：我求您，大老爺，讓我過去吧！

善文：去！走開！

（善文使勁的把村女推到一邊，村女哭泣了。）

老杜：我看這小姑娘哭得怪可憐的！來，小姑娘，我借給你一毛錢——我也只有這一毛錢了。

（老杜由袋內取出一毛錢給村女。）

村女：謝謝您，老伯伯！我過了河一定還您。

船戶：嘿，你怎麼借錢給她呀，老杜？你自己也是沒有錢的人！

老杜：我看她怪可憐的。

善文：倘若大家都向你借呢？還是拿回去吧！作好事決不是這樣作法。

老杜：小姑娘，那麼請你把那一毛錢還給我吧。

村女：老伯伯，我過了河一定還您！

（村女表示不願意交還，善文很兇猛的走過去奪取。村女掙扎。結果還是被善文奪了回來。村女放

聲大哭。眾人表示不平。）

船戶：老杜！這都是你惹出來的事！要是下次你還這樣胡鬧，我就開槍了！
老杜：我看她很可憐！下次決不敢。

（村女只是哭泣著。國本由袋內取出一毛錢，走過來安慰她。）

國本：小姑娘，你別哭，我給你一毛錢，你趕快過河去追你的媽吧！

村女：謝謝您！明兒一定還您。

國本：快走吧！

（村女向國本鞠躬後，往坡下走去。有些難民眼裏流下淚去。國本仍領着橋工們打夯，唱歌：）

（合唱）我就來嘞，大家來嘞嘞呀！

嘞呀，嘞呀，努力來吧！

啾啾嘿，啾啾嘿！

（獨唱）大流河上造座橋吧！

（合唱）用力砸呀！

前方的將士打勝仗嘞！

用力砸！

大流河上造座橋吧！

用力砸呀！

後方的民衆好生存嘞！

用力砸！

（合唱）來嘞，大家來嘞嘞呀！

嘞呀，嘞呀，努力來吧！

啾啾嘿：啾啾嘿！

（獨唱）前方後方總動員，

動員，抗戰！

(合唱) 來喇，大家來喇碰呀！

碰呀，碰呀，努力來吧！

碰呀，碰呀，碰呀！

船戶：你們這些流氓東西！你們打住不打下？

國木：我們爲什麼要打住？

船戶：你們不怕坐監牢？

國木：我們沒有犯法，爲什麼要坐監牢！

(繼續合唱)

(合唱) 大流河上造座橋吧！

殺人向我們開大礮喇！

大流河上造座橋吧！

我們已經到了生死關頭喇！

(合唱) 來喇，大家來喇碰呀！

碰呀，碰呀，努力來吧！

碰呀，碰呀，碰呀！

(合唱) 碰呀，碰呀，碰呀！(合唱) 不抗戰不罷工！

(合唱) 碰呀，碰呀，碰呀！

(合唱) 用力碰呀！

用力碰！

用力碰呀！

用力碰！

極力，極力，努力來吧！

啾啾，啾啾！

（橋工們在國本領導之下，還是繼續的歌唱着，工作着。船戶氣極了，大聲罵着向回家的道上走去。）

船戶：小福！快把繩牽過來！我得到衙門裏去告這些東西！好，我活到五十多歲，從來沒有受過這種氣！你們這些渾賬東西！好吧，你們作下去吧，停一會兒你們就知道我的厲害了！

善文：老爺，爲這點兒小事，您也犯不着這樣生氣，就是要去告他們，也無須您自己到衙門裏去，只要派小福拿您一張片子去就行了。您請到棚裏喝碗茶吧？

船戶：不，我得馬上進城去！

善文：還是請您到棚裏歇一會兒，我有幾句話向您說。

老杜：大老爺，我有一句話向您說。

船戶：什麼事，老杜？

老杜：我三個月沒有領工錢了！

善文：你這個老混蛋！這會兒是你要工錢的時候嗎？

（土善文一手將老杜推倒在地，然後領着船戶往棚裏走去，橋上們輕輕的繼續着歌唱，但以不妨礙老杜夫婦的對話爲原則。）

老杜：他媽的，欠了我三個月的工錢還要揍人！

（老杜的妻子。此後老杜夫婦對話，橋工們則以輕微節奏的『啾啾啾』之聲烘托之。）

杜妻：你怎麼啦，我的老爺子？你領到了工錢嗎？

老杜：你瞧我這個樣兒是像領到了工錢的嗎？

杜妻：要是今天還領不到工錢，那我們全家子都要餓死了！小狗子已經三天沒有起床了。二順子也是餓得哭哭啼啼的！

老杜：老天爺！這叫我又有什麼法子呢？

杜妻：聽說東家老爺來了，你不會去找他嗎？

老杜：東家老爺，我剛才已經見到了，他那個兇樣兒嚇得我不敢向他再開口了！

杜妻：在這兒賣力氣還要挨餓，那麼你爲什麼不到別的地方去找點兒活作呢？

老杜：這年頭兒，我別的活作？哼！

杜妻：他們這兒不是在造橋嗎？你不會向他們找點兒活作嗎？

老杜：得了吧，向他們找活作？他們那裏就沒有工錢，並且衙門裏就要來人逮他們！他們一會兒就

要一散攤子——

杜妻：衙門裏爲什麼要逮他們呢？——修橋鋪路不都是好事嗎？

老杜：誰說不是好事？可是我們東家老爺一定要逮他們到衙門裏去！

杜妻：你們東家爲什麼一定要抓他們呢？

老杜：這還不明白嗎？橋要造成了，我們東家還能夠在這兒設渡嗎？

（王善文從棚裏出來，手裏拿着五塊錢。）

老文：老杜，你不是要工錢嗎？

杜：大爺，您能可憐我，把工錢借給我嗎？

杜妻：您要是再不借給他工錢，我們全家子都要餓死了。

善文：我現在就給你五塊錢。東家老爺說：你在這渡上年代太久了，你的工錢無論如何是不能欠的。

（善文將五塊錢交給老杜。）

老杜：謝謝您，大爺！東家老爺待我這樣好，我真不知道要怎樣報答他！

杜妻：人家都說東家老爺待人好，看起來他老人家真是一位活菩薩呢。

善文：老杜，現在東家老爺要見所有的船夫，要發給他們工錢，你去告訴小李，趙三，吳毛，沈八

，叫他們都到棚裏來，說東家老爺要發給他們工錢了！

老杜：真要發給他們工錢嗎？——好，我就去叫他們。

善文：我在棚裏候着他們。

（王善文進棚裏去。）

杜妻：你說大爺和東家老爺不發工錢，這不是工錢就很容易的到手了嗎？

老杜：咳，我也覺得有點兒怪。大爺對我們向來是很兇的，可是剛才的樣兒，你瞧，是多麼和氣麼。

杜妻：待人總是和氣點兒好。你把五塊錢給我吧，我要回去了，小獅子二顧子都在家裏等着我買吃的呢。

老杜：你拿四塊去吧，留一塊我帶着。

妻：好吧。

（老杜交四塊錢給妻，妻下。）

善文：（在棚內。）老杜！叫小李吳毛他們趕快來呀！東家老爺要發工錢了！

老杜：我們就來了，大爺。（轉向河下呼喊。）小李，趙三，吳毛，沈八，你們都快上來吧，東家

老爺要發給我們工錢了！（河下有回聲。）你們快來呀！（走下去。）

（這時橋工們已到坡下工作，台上沒有一個人，胡船戶，和玉善文鬼鬼祟祟的從棚裏出來。）

船戶：善文，你去打聽打聽張國本這小子爲什麼要領着這些人在這兒造橋。

善文：我已經打聽清楚了，張國本這小子是受了那一個軍隊的委託在這裏秘密造橋的。

船戶：可是，這兒並不是什麼要路呀！

善文：據說汽車路上常有日本飛機去轟炸，將來前方的糧草什麼的要靠這兒偷着運，所以連縣政府

都不大知道。

船戶：軍隊爲什麼不自己造呢？

善文：軍隊自己造就惹人注意了。

船戶：可是你怎麼會知道的？

善文：「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人家日本早知道了，這種是用島告訴我的。他還叫我帶信

給您，他今天晚上要到您那去呢！

船戶：是爲這橋嗎？

善文：他倒沒提，八成就是爲這事！我想這次錢準少不下了，不過人老那，上次日本飛機來，我

在電報局旁邊放火箭，您答應給我一百塊錢，可是我才得了二十。

船戶：那是他們那筆錢沒送來呀！

善文：可是那一次去找鐵道釘子的錢您也沒給清呢！川島說他早給送來了。

船戶：送來了？噢！對了，是送來了，不是你提起我倒忘了，來，你先拿五塊去。

善文：一共還欠十二塊，您怎麼就……

船戶：您想我還能差您的嗎？明天連今天這筆的錢一塊兒給你，不過你們今兒晚上一定要完全給拆了，我們受了川島的委託，我們必須忠人之事，再則這橋一成了，這過渡的買賣就全完了，你們的飯碗也就跟着一起完了！

善文：可是這次的錢……

船戶：你放心，我決不能少給你，這次他們給多少，我全給你們，我就爲保我這碼頭。

（他們遠遠的看見老杜走過來，又回到棚裏了。老杜也帶着笑容走進棚裏去。小李，趙三，吳毛，沈八都由河上上來，往棚裏去。造橋的羣衆們在國本領導之下，還在工作着，歌唱着。同時聽見棚裏船戶大聲說：「你們知道現在是誰養活着你們嗎？」衆船夫的回聲是：「是東家老爺養活着我們！」船戶又繼續着問：「要是他們的橋造成了，你們還有飯吃嗎？」衆船夫的回聲是：「他們的橋造成了，我們還要餓死了！」此時棚內與棚外的兩支聲音對峙起來，但不和諧，而最後造橋的羣衆們越工作越起勁，越唱歌越雄壯，聲則隨着他們的聲與力的節奏而閉。）

第二幕

景——與第一幕同。將近黎明。天邊掛着一輪殘月，幾點晨星。夜色與曙光交織着，混合着，暗示着黑暗漸去，黎明就在眼前。是「夜」與「晨」的過渡的時候。

橋的基楚已大致立定了。橋工們還在露天下酣睡着，近的鼾聲和水聲，遠的鷄聲和犬聲，很有節奏的呼應着，船夫老杜，很不安甯的，由河裏摸索到岸上來，彷彿要偷竊什麼。當他走近一個橋樁，正要爬上架子的時候，國本忽然醒來，咳了一聲，老杜連忙住了手，往後退，一直退到坡下去。國本似乎有所發覺，問了一聲「誰呀？」即起來點了「馬燈」，往橋樁各處視察，結果一無所見，僅把橋工甲驚醒起來了。

工 甲：誰呀？

國 本：我呀。

工 甲：是張先生嗎？

國 本：是的。

工 甲：我以爲是……原來是您……倒嚇了我一跳！

國 本：我剛才彷彿聽見脚步声。

工 甲：脚步声？是像昨晚一樣的聲音嗎？

國 本：是的。不過等我起來，點着燈，連影兒也沒有了。

工 甲：不要是鬧鬼吧？這兒的鬼多着嘍！您知道在遺河裏死了多少人？

國 本：老王，你不要信他們的話，他們是瞎說些鬼話來嚇唬人的。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鬼！

工 甲：張先生，您一向在城裏，您不知道這河邊的故事：除了在這渡上翻了船淹死的人不算，去年就有好些人在這河裏投河死了。一個是小龍的媳婦，她跟她婆婆嘔氣，心眼一狹，就在這兒投河死了。還有王家莊的老七，也是在這兒投河死的，他是爲了一家大小七口都被土匪綁去了！最慘的是李家渡的李二家裏，全家子大大小小一共十一口，因爲年頭不好，衙門裏又要逼他們的捐稅，把他們逼得無路可走，只好全家在這兒投河死了！您想這些人死了都還不變成冤魂怨鬼嗎？我疑心我們這架子上的繩子都是鬼割斷的，您信不，張先生？

國 本：沒有的事！一定是人幹的。我已經好幾夜沒有睡好了。我得偵察出來，看看究竟誰在這兒和我們搗亂！

工 甲：只要不是鬼搗亂！

國 本：我倒不怕鬼搗亂！

工 甲：您真不怕鬼麼，張先生？

國 本：人爲什麼要怕鬼？我根本不信有鬼！

工 甲：那麼您什麼都不怕？

國 本：我倒怕一種怪物！

工 甲：怪物？什麼怪物？

國 本：我所說的怪物就是「漢奸」！

工 甲：「漢奸」？

國本：對了，漢奸。這種人是連他祖先都忘了，只要日本人給他錢，他可以管日本人叫爸爸。日本人專門收買這種人在我們後方搗亂。他們搗起亂真可怕，一直要搗到國亡了！

工乙：（夢囈。）噯喲！日本兵來了，日本兵來了！

工甲：這個傢伙又在說夢話！

國本：他怎麼每晚都說夢話？

工甲：咱們這裏頭要算他膽最小。

工乙：（還是夢話。）你們殺了我的母親，殺了我的孩子，我跟你們拚了！

工甲：這還是夢話。這個傢伙！日本人害了他母親和孩子，他在白大對我說：他這輩子最怕的是船

東家和日本人。

國本：我早就向大家宣佈過：不要怕日本人，日本人個個都怕死，他來了咱們只管和他拚。

工甲：船東家那個老東西，究竟到衙門裏去告咱們了沒有？

國本：他已經在衙門裏告了，不過聽說衙門裏沒有理他，所何他更着急。

工乙：（還是夢話。）不好了！不好了！日本人來了！來殺咱們了！喔——！——喔！

（這時橋工甲忙跑到乙身邊，將乙壓在胸口的手移開。）

工甲：小二！小二！醒來吧。你一定是在做夢。喔，難怪，你的手壓住了胸口！醒了嗎？

國本：他一定是做了個惡夢。

工乙：唔——唔——唔——醒了！醒了！我醒了。好怕人，好怕人！

國本：醒了嗎？小二？

工 乙：醒了，醒了。好怕人？

工 甲：你夢見些什麼呀，小二？

工 乙：我夢見的東西太多了，太奇怪了！太可怕了！這會兒也說不清了：彷彿先是夢見一隊日本兵來了，好多人呀，把咱們的人，房子，牲口，一齊都用炸彈炸光了！咱們的「大老爺」也坐着轎子，帶着大隊的人馬，有的扛着機關槍，有的拿着鐵練子，跟日本人在一塊兒，他們向我們開槍，「劈力拍啦」的亂放一陣，哎呀！好怕……怕人呀！

國 本：小二，我準知道，我準知道你明晚會做這樣的一個夢：咱們的橋已經造成了，有許多許多的國軍隊從這兒開到前線去，把日本鬼子打跑了，一隊一隊的唱着得勝歌回來，從這橋上經過，四鄉的民衆，成千打萬的，都聚集在這橋頭上，歡呼，鼓舞，歌唱，看着我們的國旗在天空飄揚！

工 乙：我能做這樣的一個好夢嗎，張先生？

國 本：小二，不但你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好夢，其實我們大家都在做這個夢。這個夢中的一切，不久都要實現了！你說不是嗎，老王？

工 甲：是的，張先生，天快亮了吧？

國 本：還有一會兒呢。

工 乙：我還想睡。上半夜簡直睡不着，心裏老是惦着今晚出什麼事情似的！後半夜好容易睡着了，可是又做些怕人的夢！這會兒還個呢。他們（指其他的橋工）倒睡得香呢。你聽他們的鼾聲！

工 甲：對了，他們倒睡得好。我們再睡會兒吧。快要天亮了。雞叫了！

國 本：好吧。倒有一點兒睏了，滅了燈嗎？

工 甲：捨小一點兒得了，反正有月亮。

國 本：可是西邊起了一陣烏雲。

（國本熄了馬燈，在原地睡下。這時沉靜極了，只有橋工們的鼾聲。東方雖微微的吐露着蛋白色，然而還抵不住殘廢的星月光芒。片刻，王善文輕悄的從棚裏走出，向河下招手。老杜又慢慢的由坡下爬了上來。善文向老杜耳邊說了幾句話，然後掏出一把雪亮的尖刀交給他，他又退縮到坡下去了。善文仍退入棚內，將棚門緊緊的閉住了。）

片刻，老杜又從坡下上來，後面跟着船夫小李，趙三，吳毛，沈八……他們都是光着膀子，纏着腰帶，拿着傢伙，彷彿有點兒像舊戲台上的「打手」。他們輕悄摸索地，走到橋架邊，老杜先爬上上架的最高處，掏出尖刀來將所有的緊要關節割斷。忽被國本驚覺，他大叫一聲「誰呀？」老杜等立即止息。國本忙起來捻亮了馬燈。又大叫「一起都起來！」眾橋工都被驚醒起來。老杜伏在架最不敢動，小李等想逃，然而都被橋工們截住了。於是兩方開始決鬥。決鬥至數個回合不分勝負；後橋架嘩啦一聲塌了，老杜從架頂墜入河下，眾人才停止決鬥。此時一部份橋工跑到坡下去探視，一部份截住船夫們的逃路，老杜的頭顱已碎。眾大驚。此時王善文已乘機逃去。）

工 丙：摔下去的原來是這渡上的船夫老杜！

國 本：哎呀！趕緊……趕緊把他抬到城裏醫院裏去吧！

工 乙：不行了，他的腦漿都摔出來了！早已沒氣兒了！

國 本：已經死了嗎？

工 丙：這個傢伙還不該死嗎？我們這些日子在白天架的架子，晚上就被搗毀了，原來是他們幹的呀

！這些傢伙（指其餘的船夫）都該死！不要放他們走！我今天非揍死他們不可！

（此時天色已明。小李等都想乘機逃入棚內，口裏不住的在喊「大爺，大爺！」然而棚裏却没有回聲。他們又想退往坡下，沒有料到橋工甲乙等早已截住了他們的去路。）

工 甲：你們想逃走？沒有這麼容易的事！站住！

國 本：不必再向他們兇了。問他們爲什麼要搗毀咱們的建設工作？是誰叫他們來的？說！

工 丙：對了，你們爲什麼要和我們搗亂？是誰叫你們來的？說！你們要是不老實說出來，我今天非打斷你們的骨頭不可！說！

（這時年紀較輕的小李急了，放聲哭了。）

小 李：好！現在鬧出禍來了，我們的大爺倒關起門來不管了！我們得找他去！（向趙三等。）來，我們進棚裏去！

（小李瘋狂似的將蘆蓆製成的棚門踢開，闖了進去，然而他們的善文大爺早已不見了。）

小 李：呀？呀？怎麼？我們的大爺逃走了？

（衆嘩然。此時天已大亮，國本將馬燈吹熄了，走到坡階上，向着老船夫的屍首很淒慘的說了一聲：「可憐的犧牲者！」——幕閉。）

第二幕

景——同前。幕未啓，即聽見一老婦啼哭，這當然是老杜的妻子哭老杜。幕開，她的哭聲更清晰，淒慘，她的哭詞不外『我的天呀！你死得真冤枉呀！丟了我們娘兒三個怎樣過活呀！』幾句，來回顛倒的說着。

橋工們都很疏散的坐在橋樑上，橋架上，或地下，只有橋工甲還拿着傢伙在那裏工作。

船夫們小李，趙三，吳毛，沈八，……垂頭喪氣的坐在坡階上。巡警拿着警棍在岸上踱來踱去。有幾個難民正要過渡。

善文：你們是過渡的嗎？下坡去，先到船上等着！

難民：就開嗎？

善文：一會兒就開。先繳一塊錢！

難民：不是四大枚嗎？

善文：早就漲價了！

（難民交了錢往坡下走。）

巡警：難怪這位老太太哭得這樣傷心，這老船夫死得真夠慘的了！

善文：巡警先生，您不能把老杜的妻子撵走嗎？——她整天整夜的在這兒哭哭啼啼的，真叫人討厭

巡警：倒是叫人傷心，聽着她哭，我都想哭了！

善文：請您把她攙走吧！

巡警：其實要她走，也很容易，只要你們渡上替她的當家的買一口棺材，再不然的話，賞給幾塊錢也行。反正是做好事。你們渡上爲什麼不賞給她點兒錢呢？——免得她在這兒哭哭啼啼，聽着叫人怪傷心的！

善文：渡上決不能出這筆冤枉錢！老杜完全是他自己找死的！

巡警：老杜怎麼死的，現在不必管了，反正人已經死了。再說，要是不趕緊把他埋了，這樣熱的天氣，恐怕咱們在這兒也就不住了。

善文：我說巡警先生，這些事情用不着您管，您應該盡您的責任，您瞧他們！

（原來那些橋工們乘巡警沒有注意偷偷地開始工作了。）

巡警：嘿！你們怎麼又工作起來了？不是叫你們歇着嗎？（走過去將橋工甲拉了過來，指着貼在橋架上的一張佈告。）你瞧，這張佈告上不是說得很清楚嗎——叫你們在這案子未解決以前不准你們動工，你知道嗎？

工丙：老杜又不是我們打死的，爲什麼要我們停工？難道你們不知道現在中國跟日本打起來了，爲了運糧草什麼的便利，得加緊造橋嗎？

巡警：哈，你們不要以爲我們當巡警的都是飯桶，其實誰不知道現在造橋築路是要緊的事？不過這會兒這裏鬧出亂子來了，我們不能不來維持秩序。

工丙：您既然知道造橋築路是要緊的事，那麼爲什麼不讓我們動工呢？

巡警：並不是不准你們動工，是說在這件案子沒有解決以前，叫你們暫時停工，這佈告上不是說得

很清楚嗎？你們這邊的張國本先生被胡大老爺到衙門裏告他擾亂後方，傳到衙門去問一問。這件事不久就可以依法解決了。

工 甲：聽說衙門裏把張先生押起來了，真的嗎？

巡 證：這我可說不清。不過我知道張先生現在還在衙門裏。

工 甲：您知道這件案子什麼時候可以了嗎？

巡 警：這個我也說不清。總快吧，只要老杜不是你們打死的。

工 乙：大哥，要是張先生真被衙門裏押起來了，那麼這座橋不是造不成了嗎？

工 丙：小二，你不用着急，大家都用不着着急，衙門裏決不能把張先生押起來。他沒有犯法，他同

我們做的事都是爲了國家。

工 乙：大哥，你不知道胡大老爺在衙門裏很有勢力嗎？

工 丙：這個不要緊。衙門裏也得講理。胡大老爺的勢力雖然大，但是我們全縣的人民不會聯合起來跟他拚嗎？我們不會到衙門裏去請願嗎？

工 乙：巡警先生既不准我們動工，張先生又還在衙門裏，那麼我們暫時散了，好不好？

工 丙：這可千萬幹不得！我們大家都應該就在這兒等張先生回來。你們不記得張先生吩咐我們的話嗎？他不是叫我們團結嗎？他不是叫我們苦幹嗎？要是我們大家散了，這座橋還能造成功嗎？

工 乙：要是張先生老不回來呢？

工 丙：那我們也不應該散！沒有張先生我們也應該造成這座橋！張先生也許今天能回來。

工 乙：可是這樣整天的歇着，我們實在受不了。

工 丙：要是大家悶得慌的話，你可以領着大家唱個秧歌，山歌，或者講個故事麼什的。

工 乙：唱山歌，講故事我都不會，還是請您來吧，大哥！

工 丙：好，我們都到那邊去坐下。

（橋工們都聚集到一塊兒，坐在地下，橋工丙站在他們中間似乎在演說，似乎在說笑話，杜妻的哭聲繼續着。船上送來一陣嘈雜之聲，並有人在坡下大聲喊：「喂！怎麼還不開船呀？再不開船我們就要退錢了哇！」片刻，一個難民由坡下跑上來。）

難 民：喂！掌櫃的，你們怎麼還不去開船呀？大夥兒在船上都等急了！

善 文：你先下去，船一會兒就開！

難 民：要是再不開，我們就要退錢了！

善 文：一會兒纔開，你下去等着吧！

（難民又往坡下走去。）

善 文：（向巡警）我說巡警先生您不能叫他們先把船撐過去嗎？有這麼些人在船上等着過渡！

巡 警：我早就勸過他們了，叫他們先開船，一切都等胡大老爺來了再說。他們不聽，那我有什麼辦法兒呢？

善 文：您不能強迫他們開船嗎？

巡 警：這個我可辦不到，先生！因為我沒有奉到強迫他們開船的命令。

善 文：那麼請你再勸勸他們吧，這樣僵下去，於他們並沒有什麼好處！

巡 警：這倒可以的。我說，大哥們！請你們先把這次渡船撐過去再來談你們的條件好不好？

小 李：巡警先生，我們的要求早就向您提過，實在很簡單：只要渡上給老杜買口棺材，再給他家裏三十塊錢，什麼事情都可以了！

善 文：老杜又不是我們打死的，爲什麼要渡上替他買棺材？

小 李：對了，老杜不是你們打死的。可是你叫我們拆橋的時候，答應拆完以後給我們的錢總得給我們呀？

善 文：我何嘗叫你們拆橋，何嘗應許給你們錢？

小 李：你不用不承認，你們的鬼鬼祟祟的事我都知道了！

巡 警：那麼你們現在就在這兒幹什麼？

小 李：我們現在在這兒等着船東家胡大爺來！

（此時杜妻哭哭啼啼的由坡下走了上來，手中拿着一個籐編的化募盤子，頭上披着一塊白布。）

善 文：巡警，巡警！她又來麻煩了！請您快點兒攔住她，叫她快下去！

巡 警：先生，這個我也辦不到，因爲我沒有奉到阻止她的命令。

善 文：「命令！」「命令！」你們當巡警的只知道命令！恐怕你們上廁所也得奉到命令吧？

巡 警：請您不要生氣，先生！對於這位可憐的老太太，我實在不忍加以非法的干涉！

小 李：杜老嫂子，您化募了多少錢了？

杜 妻：都在這盤裏，總有二三百個銅子了。都是那些渡客善人們做的好事。可是要買棺材還差得遠呢！

小 李：杜老嫂子！我們都是窮人。我們都願意幫助你，杜老哥死得太慘了！

（從小李開始，大家多寡不一的向杜妻盤子裏扔銅元，巡警也解囊相助。杜妻跪下向大家叩謝。）

杜妻：多謝諸位哥兒們，善人！

巡警：你呢，先生？（向善文。）

善文：我沒有錢！

巡警：這是做好事，您隨便捐幾個吧？

善文：難道您要強迫我捐錢嗎？

巡警：不能，不能！這個決不能！誰也不能強迫人捐錢不是嗎？

杜妻：大爺，請您做點兒好事吧！我的當家的是你們叫他……

善文：放屁，是我們叫他……？是我們叫他怎麼的呀？巡警先生，請您快把她攆下去，她不能在

這兒胡說八道的！

巡警：你們渡上給她幾塊錢，不早就完事了嗎？

善文：我說巡警先生，你知不知道你的職務？

巡警：我怎麼不知道？

善文：你是我們渡上向衙門裏請求來維持秩序的，你知道嗎？

巡警：我怎麼不知道——可是我不能憑空的把人家攆走哇？

（船戶胡大爺上，巡警舉手致敬，船夫橋工們都站了起來。）

善文：好，現在我們東家老爺來了。

船戶：什麼事？

（杜妻忽然走近船東家跪下叩頭。）

船戶：她就是？

善文：她就是老杜的妻子。

船戶：哦，你就是老杜的妻子嗎？你爲什麼在這兒哭哭啼啼的？

巡警：胡大老爺問你，你說吧。你照直告訴胡大老爺！

杜妻：我的當家的死得太可憐了，現在還沒有棺材，求東家大老爺賞給他一口棺材，我給您磕頭！

船戶：這個可不行啊，你的當家的是他們造橋的打死的，爲什麼要我給他買棺材呢？

杜妻：求您做好事，太老爺，東家老爺！

船戶：好事我倒常做，可是我不能做這樣毫無名義的好事。你可以找他們去呀！你的男人是他們打死的！

工丙：胡大老爺！您不能這樣說，老杜不是我們打死的，他是自己從橋架上摔下來！掉到河裏摔死的！

杜妻：大老爺，人已經死了，不管他是怎麼死的，求您做好事吧！可憐他在您渡上就了十九年。我

再給您磕頭！

船戶：（指橋工丙問。）你是什麼人？我說話誰叫你插嘴？

善文：他是這兒的橋工，是他們的工頭兒，他就是張國本的走狗！

船戶：哦，原來你就是張國本的走狗！

工丙：胡大老爺，您不能罵人！

善文：他們都是張國本的走狗！

船戶：罵人？我沒有把你們押起來就算好。現在張國本已經被我押在衙門裏了！

工甲：胡大爺，我們的張先生真被您押在衙門裏了嗎？

船戶：不把他押了起來，你們不知道我胡大爺的厲害！現在你們全給我滾！馬上把這些架子拆下去！

！把這些木樁拔出來！不然的話，我要把你們都押到衙門裏去！

工乙：胡大爺，請您開恩！千萬不要送我到衙門裏去，我最怕……

工丙：閉住你的嘴！

工乙：我……我實在怕坐監牢！我不願意幹了！

工丙：不准你開口！

善文：你們聽見了沒有？我早就叫你們「散攤子」，你們不信，現在你們總該信了吧？

工丙：現在我們還不信！就是張先生不回來，我們也不散！我們一定要把這座橋造成功！

船戶：你們滾不滾？

工丙：我們沒有犯法，爲什麼要滾？

船戶：你們不聽我的命令，就是犯法！

工丙：你不是皇帝！

船戶：我就是你們的皇帝！

工丙：皇帝？哈，我們無論怎樣愚蠢，也還知道現在是中華民國！

善文：這個東西真可惡！

船戶：巡警！替我把這個東西捆起來！這還了得，簡直沒有王法了！

巡警：是的，胡大老爺。可是——你（指工內）少說幾句不行嗎？

船戶：巡警！快把這東西捆起來，簡直反大了！

巡警：胡大老爺！他們都是小人，不會說話，您嘞是大人，還在乎這個嗎？——請您饒了他們這次吧？

船戶：不行，不行！這個東西太可惡了！要是不嚴辦他一下，我姓胡的還能在地面上做人嗎？

巡警：胡大老爺，不瞞您說，我可——

善文：又是沒有奉到捆綁他的命令，對不對？

巡警：哈哈，先生，您真是個明白人！

善文：巡警這個傢伙也可惡！他老是向着他們。我們叫他幹點兒什麼，他老是用沒有奉到命令來推諉！

船戶：那麼，巡警，你就算奉到我的命令還不行嗎？

巡警：行也行，可是還差一點兒，胡大老爺。

船戶：那麼，你要誰的命令？

巡警：自然是我們長官的命令。

船戶：你知不知道我在地面上比你們的長官的權力還要大？你們長官不得我的許可，就到不了任！巡警：這個我們也知道。可是胡大老爺。這張佈告上只叫他們停工，並沒有叫我逮人。

船戶：好！你不聽我的命令？

工丙：這個老傢伙真可惡！咱們幹嗎不揍他？

巡警：你們少開口！你們要是胡鬧，我可真要把你們逮到衙門裏去了！

蕭文：老爺，這個巡警太可惡了，我想還是請您到衙門裏去另謝兩個來吧！

船戶：好！我馬上就去。這個巡警太可惡了！我一定叫衙門裏開除他！我要走了。小福！把驢牽過來！

巡警：胡大老爺，不是我太可惡，實在是您太「那個」了！

船戶：我怎麼了？可惡東西！

（船戶說完即欲走，但杜妻跪在路口攔住他的去路。）

杜妻：大老爺！老東家！請您別走！

船戶：幹嗎別走呀？

杜妻：可憐我吧！老杜在您這渡上工作了十九年！

船戶：好，看你哭得怪可憐的，我這兒賞你一塊錢。

（船戶掏出一塊錢扔在杜妻的盤裏。）

杜妻：一塊錢可買不到棺材！還求大老爺多賞幾塊吧，我再給您磕頭！

船戶：你這個女人真夠麻煩的了！

（船戶拂袖而去，杜妻情急，以手扯住他的衣服。）

杜妻：大老爺呀！老東家呀！

船戶：你媽的！拉拉扯扯的成何體統！

(船戶盛怒之下，一脚將杜妻踢倒，杜妻「哎喲」一聲，暈倒在地。船戶正要走去，不料小李，吳毛，趙三，沈八等早已攔住了他的去路！)

小李：您不能這樣走，胡大爺！

船戶：你們要幹什麼？

小李：老鄉們他是一個漢奸，他一定是受了日本鬼子的錢，所以想法子不讓這座橋造成，昨天夜裏我親眼看見有一個日本人從他家裏出來。這樣的漢奸咱們不能留在咱們村裏害人，咱們得揍死他！

衆人：來，我們揍他！

船戶：哎呀！你們這些狗東西，你們好大的狗膽！你們是不是瘋了呀？

(小李的氣焰如狂，嚇得船戶往後退了幾步。此時國本與巡長圍上。他們後頭跟着兩個武裝巡警。巡警甲向巡長行禮。國本向橋工們打招呼。)

橋工：張先生，您回來了！

國本：回來了。你們辛苦了！我在衙門裏耽了兩天。

船戶：巡長，你來的正是時候。這小子瘋了！你趕緊把他關到瘋人院裏去吧！這些人都在這兒無法無天的鬧呢！他，他，連你們派來的這個巡警也在內——他一點兒也不聽我的勸勸，請你一起把他們逮到衙門裏去！哎呀？你們怎麼把張國本這小子放出來了？

小李：把我們關到衙門裏去？好吧，看誰被關到衙門裏去！

巡長：你有話慢慢的說，不必這樣着急！

船戶：瘋了，他是瘋子！不然他沒有這麼大的狗膽！

小李：瘋了？看看誰瘋了！別人不知道老杜是怎麼死的。難道我們船夫還不知道嗎？——你這個漢奸，你這個沒有心肝的人！你竟叫我們跟他們造橋的搗亂，叫我們半夜裏起來搗毀他們的工作；現在鬧出禍來了，你倒不管了！你還要把我們關到衙門裏去？好吧，把我們都關到衙門裏去吧！

船戶：這，這小子簡直是瘋了！這簡直是瘋人說瘋話！巡長，巡長，你趕快把他的嘴封起來！

小李：巡長！您可以問問他們大家，看看我說的有沒有半句是瘋話？

吳毛：小李說得句句都是真話！

趙三：他因為恨他們在這兒造橋，所以叫我們出來搗亂！

沈八：他說他給我們好處，可是現在鬧出禍來了，他倒不管了！

小李：他把老杜害死了，我們只求他給老杜買口棺材，好！他不但不肯，反把老杜的妻子一腳踢

過去！這，這都是大家親眼瞧見的呀！

巡長：那位是老杜的妻子？就是這位躺在地上的老太太嗎？

巡警：是的。恐怕已經不行了吧？怎麼不說話了？

（巡長將杜妻的身體勸過來，抱着他的脈。）

巡長：時！一點兒熱氣兒也沒有了！早就死了！

小李：呀？死了嗎？

（小李和其他的船夫走到杜妻的身邊。）

小李：杜老嫂子！杜老嫂子！你也死了嗎？好慘呀！你倆死得好慘呀！我們一定給你報報仇！

（全體沉默，船戶想逃脫，巡長用手將他止住。）

巡長：慢點兒，諸位！諸位慢點兒！諸位！諸位！（羣衆不理，巡長乃轉向張國本說。）張先生！張先生！他們這個樣兒可不是辦法呀？要是這樣下去，事情可就鬧大了呀！

小 李：鬧大了就鬧大了！要是不除掉他媽的這個漢奸，早晚咱們這兒也成了日本人的了。

國 本：諸位請聽我說！（羣衆都住了手。）胡船戶和王善文通敵的罪惡，衙門裏早已知道了，今天巡長同我到這兒來，就是來抓他們到衙門裏去治罪的！

王 甲：這個老東西很有錢，他的神通又廣大，萬一衙門裏交了他的賄賂把他放走了怎麼辦？

巡長：這諸位請放心，無論他怎麼有錢，怎麼神通廣大，我們總是中國人，總不會甘心當亡國奴的！

小 李：您不是這樣說得好聽吧？

國 本：巡長說的話諸位儘管放心！衙門裏一定對得住我們的，這兩天我在衙門裏把這案子調查得清清楚楚了，現在衙門裏已經決定要重重的辦胡船戶和王善文，假使衙門裏不打算辦他，怎麼會把我放出來呢？而且，要是衙門裏還向着他，難道我們大家不會……？

小 李：張先生想知道衙門裏怎樣辦這個老東西嗎？

巡長：這諸位更請放心。依現行軍法，漢奸一律槍斃。這胡某所有的財產充作抗敵軍費（衆鼓掌）。

（衙門裏對於大家造橋以便軍隊運輸這種工作，非常讚許，今後不但要提倡保護，並且還要出來領導，務期最快要使它成功！）（衆又鼓掌。）我這兒帶來了一張佈告，大家瞧了便知道一切了！

（兩個裝裝巡警將佈告貼在橋梁上，羣衆都圍觀，鼓掌，歡呼。）

小 李：可是巡長先生，難道老杜和杜老瘦子就這樣白死了嗎？

巡長：當然不能讓他們白死，明天衙門裏就要審判這件案子，一定會對得起死者和大家。我剛才已經說過：「殺人的償命，欠債的還錢」，這是天經地義的！可是審判這件案子的時候，諸位都得到衙門裏去做證人！

小李：好，我去！

羣衆：我們大家都去！

巡長：胡大老爺，現在你什麼也不必說了，我這兒有兩張拘票請你瞧瞧！

（此時胡船戶臉色發青，幾乎話都說不出來了，王善文口中只是說「冤枉冤枉」，兩個武裝巡警用法繩將他們綁住。）

巡長：請吧！請吧！諸位再見！

船戶：（一面走，一面嘟囔着。）這個世界簡直變了！這個世界簡直變了！

（巡長和武裝巡警押着胡船戶王善文下，羣衆一陣熱烈的歡呼鼓掌。）

國本：好了，現在漢奸已經捉去了，我們大家應該精誠團結地來創造，努力後防工作，來造成這座橋！

橋工：對！來造成這座橋！

（此時船夫們，難民們，小販，都圍圍將張國本圍住。）

小李：張先生，我們幾個人現在都明白過來了，您能允許我們加入一塊兒造橋嗎？

小販：張先生，我也可以嗎？

巡警：我也可以加入造橋嗎，張先生？

國本：可以，可以，這真好極了！我們都熱烈的歡迎你們加入！我早就說過：在前方的將士拚死命，都是爲了我們民族的生存。我們在後方的民衆應該團結起來，做他們的後盾！後防與前線同樣重要，我們而努力後方工作！造成這座橋，是大家的責任！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力量。人越多，力量越大！這座橋就好比「中國國魂」，可以代表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小李，趙三，吳毛，沈八，來來，大家一齊來，一齊來工作，一齊來苦幹，一齊來流汗！先打定這個偉大的基礎，中華民族的復興就在這橋上開始！

（羣衆一面工作（打鑿），一面與觀衆同唱「抗敵歌」，聲勢較前更爲浩大，雄壯。唱畢閉幕。）

（合唱）我就來喇，大家來喇嚕嚕呀！

砸呀，砸呀，努力來吧！

喇叻嚕，叻嚕喉！

（獨唱）

要想生存就抗戰，

不抗戰來就滅亡。

（合唱）來喇，大家來喇嚕嚕呀！

砸呀，砸呀，努力來吧！

喇叻嚕，叻嚕喉！

（獨唱）大流河上座橋吧！

前方的將士拚死命喇！

（合唱）用力砸呀！

用力砸！

大流河上造座橋吧！

用力砸呀！

後方的民衆運給養嚟！

用力砸！

(獨唱) 有錢的來你出錢啦！

無錢的來我出力嚟！

(合唱) 來嚟，大家來砸嚟呀！

砸呀，砸呀，努力來吧！

砸破嚟，破嚟！

(獨唱) 大流河上造座橋吧！

(合唱) 用力砸呀！

前方的好手打勝仗嚟！

用力砸！

大流河上造座橋吧！

用力砸呀！

後方的民衆好生喜嚟！

用力砸！

(合唱) 來嚟，大家來砸嚟呀！

砸呀，砸呀，努力來吧！

砸破嚟，破嚟！

(獨唱) 後方前方總動員，

動員，抗戰！

(合唱) 來嚟，大家來砸嚟呀！

砸呀。砸呀，努力來吧！

啲
啲
嘿，
啲
喉！

造 橋 歌

(“後防”歌曲之一)

A^b 調 $\frac{2}{4}$

熊佛西作歌
任致燦作曲

(獨唱)

大 流 河 上 造 座 橋 吧 用 力 吧 呀!

1 1 | 1. 6. | 1. 6. | 1. 1. | 1. 5. | 6. 6. | 5. 6. | 1. 1. | 1. 5. | 7. 6. | 3.

(齊唱)

(獨唱)

(齊唱)

(1) 敵 我 們 人 已 經 的 的 的 的	1 1 1 1 1 1 1 6 6 1 1 1 6. 1 5. 6 6 5 6 1. 1. 1. 6. 0 0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2) 前 後 前 後	1 1 1 1 1 1 1 6 6 1 1 1 6. 1 5. 6 6 5 6 1. 1. 1. 6. 0 0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3) 後 前 後 前	1 1 1 1 1 1 1 6 6 1 1 1 6. 1 5. 6 6 5 6 1. 1. 1. 6. 0 0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力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砸!

——(齊唱)——II——(獨唱)(齊唱)

|| 3 5 3 2 | 1 - | 1 6. | 0 || 0 6 # 1 | : 2 - | 2. # 1 | 2 2 | 2 3 5 |

(1) 用力 我就來 哎！來哎！來哎！
 (2) 用力 我就來 哎！來哎！來哎！
 (3) 用力 我就來 哎！來哎！來哎！

> 1 - | 1 6. | 5 5 5 | 6. 5 | 1 1 | 4. 4. | 5 - || 5. 6 || 3 - | 3 - |

砸 呀！ 砸呀來 砸呀！ 努力 來吧！ 哎 哎 嘿

(獨唱) (齊唱)

> Fine (獨唱)

(齊唱)

> 5 - | 5. 6 | 3 - | - # 2 0 || 3 5 | 5 6 5 2 | 3 5 3 2 | 1 - || 2 3 2 1 |

哎 喉 嘿！
 (1) 要 想 生 存 就 抗 戰！ 不 抗
 (2) 你 有 家 起 味 來 你 總 拉 出 動 員！ 我 總 無
 (3) 大 家 起 味 來 就 你 總 拉 出 動 員！ 我 總 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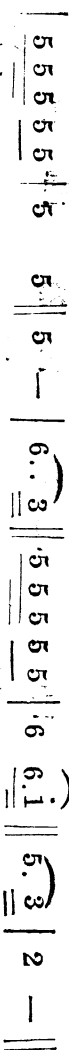
拖石歌

(“後方”歌曲之二)

A 調 $\frac{2}{4}$

楊村彬 作曲
任致麟 作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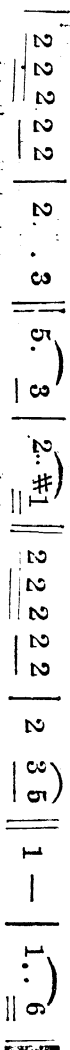
(獨唱)



(齊唱)

(1) 大家響來都出動 力員命力 吶! 吶! 拉拉拉 吶! 吶! 打倒雙小日 本錢設橋 吶! 吶! 拉拉拉 呀! 呀!
 (2) 全響來總都出動 力員命力 吶! 吶! 拉拉拉 吶! 吶! 有錢方的了 造好 這座 吶! 吶! 拉拉拉 呀! 呀!
 (3) 前線響來都出動 力員命力 吶! 吶! 拉拉拉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4) 大家響來都出動 力員命力 吶! 吶! 拉拉拉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獨唱)



(齊唱)

(獨唱)

(齊唱)

(1) 大家響來都出動 力員命力 吶! 吶! 拉拉拉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2) 全響來總都出動 力員命力 吶! 吶! 拉拉拉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3) 前線響來都出動 力員命力 吶! 吶! 拉拉拉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4) 大家響來都出動 力員命力 吶! 吶! 拉拉拉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吶!

序

中華民族真正到了生死關頭——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應該起來抗戰，——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去年蘆溝橋事變的時候，還有所謂前方與後方之分，事到今日，整個的中國都快變成前線了，所以在這時候，每個中國人都應該立刻振作起來，武裝起來，與我們的敵人拚個你死我活！倘我們還是醉生夢死的活下去，我們的民族前途，真是不堪設想了！

「中華民族的子孫」就是基於這一點熱情而寫的。寫這劇的動機，可以說在去年年底就有了，因為有一位朋友曾這樣對我說：「你何必率劇團下鄉呢？其實住在大城市裏的那些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人，在敵人的飛機未來投彈以前，還希望你們演幾次抗戰的戲劇給他們看看。」

聽了這位朋友的話，我相當的受感動，當時即想寫一本專為市民看的戲，惟整日瞎忙，沒有時間執筆。上月率劇團下鄉巡迴公演，白天隨團到村鎮去宣傳，夜間從事自修，便偷閒寫了這個劇本。但十年來多為農民寫劇，對於市民劇頗為生疏，其內容與技巧均覺欠妥，幸希觀衆與讀者諸君指導！

一九三八，三月十二日，熊佛西記於新都。

三版附註

這劇是在南京失陷之後以大武漢爲背景寫的，半年來蒙各地同志先後排演。現在我們的大武漢大

廣州乃爲敵霸佔，作者於此時重校舊稿，真有說不出的辛酸與沉痛！

起來吧！每一個有血性有氣節的中華民族的子孫！就是流出最後一滴血，我們也要與敵人週旋到底！我們要憑着這最後一滴血來爭取我們的勝利，收復我們所有的失地！

一九三八，十二月八晚，佛西記於蓉奮立劇校。

中華民族的子孫

(三幕劇)

人物

王平 年約六十，大漢商，漢口華豐公司的經理，聲勢煊赫於時。

王文德 年約二十八九，平泰的次子，愛在馬，愛金魚之花花公子。

王立民 年約二十三四，平泰的幼子，北平某大學的學生，熱血青年。

王立民 年十九，平泰的幼女，高中學生，愛國青年，沒有一般女子的浮華習氣。

王立民 年十八，平泰的寵妾。

王立民 年約三十七八，一典型的流氓，平泰的走狗，華豐公司的裝埋。

王立民 年約二十三四的熱血青年，鋤奸團團長。

王立民 年約三十，女僕。

王立民 年約二十三四，男僕。

王立民 年約三十，偵探長。

王立民 六十一，旅館侍者。

王立民 年約五十，白俄，日本之間諜。

時代 空前國難的時代。

地點 漢口。

第一幕

景

王平泰公館的小客廳。左邊通王平泰的書齋和寢室，右邊是過道，通外院。正中是一排廳。格子窗，隔壁是大客廳。這裏的陳設是中西合璧，有新式的沙發椅，有古香古色的大屏，有紀念對子，也有西洋油畫，有北平式的站燈，也有西門子的電扇，這屋子裏的陳設固然是難得，但看上去總難免不帶一點兒俗氣。

別忘了，格子窗上還掛着幾個鳥籠，和一隻綠毛紅嘴的鸚哥。此外牆上還掛着一張繡球拍子，紅木炕上擺着一副鴉片煙具。由此可以看出劇中人物性格的分歧與複雜。

今天是王平泰的六十壽辰，正是南京失陷的第二天。八仙檯上擺着十大盆壽桃，壁掛着壽幛壽聯。開幕時，籠裏的小鳥歌唱着，鸚哥不斷的報着：『恭喜！恭喜！今天是老爺的六十大慶』的喜信。

劉梅坐在沙發椅上發呆，彷彿很有心思。陳媽頭上插着一朵紅花，笑嘻嘻的端上一碗麵給劉梅。大客廳裏不久就要開戲了，這時正在打鬧台。

陳媽：大小姐，給您道喜！

劉梅：道什麼喜？

陳媽：老爺今天不是六十大壽嗎？

劉梅：六十歲有什麼稀奇？還值得大驚小怪嗎？我問你陳媽：誰到車站去接三少爺了？

陳媽：小李一早就去了。說不定一會兒就要到。真巧，三少爺剛趕回來給老爺拜壽！小姐，您彷彿又

在生氣似的？今天可別生氣！今天應該喜氣洋洋的才對。您請吃麵吧！前邊客廳裏已經開戲了，吃了麵好去看戲。

麗梅：你知道，我向來不喜歡吃麵的！

陳媽：可是今天這碗麵您不能不吃，大小姐。

麗梅：爲什麼？

陳媽：今天不是老爺的六十大壽嗎？

麗梅：我不吃！

陳媽：這是壽麵！

麗梅：不管什麼麵，我也不吃！

陳媽：吃了會富貴如意，長命百歲，升官發財的，小姐！

麗梅：陳媽，別在這兒嚼嘴！

（陳媽把麵碗送過去，麗梅起身，恰把麵碗擲於地。這時天稅和周明光止從外面進來。她是一個極端風騷的少女，他是一個典型的流氓。這是上帝的旨意，把他們配成一對。）

陳媽：嗚呀！小姐！

麗梅：誰教你在這兒嚼嘴！

陳媽：天呀，這怎麼得了！

麗梅：用不着嚇成這個樣兒，把碎片掃了就算了！

（陳媽掃碎瓷片。）

美桃：這怎麼是一回事，陳媽？

陳媽：這是……這！

麗梅：這事和陳媽不相干！是我捧的！

美桃：你可知道今天是老爺的六十壽辰：

麗梅：用不着你管！

（麗梅起身往外走去。）

陳媽：小孔！小孔！今天的報怎麼還沒有來？（下）

美桃：陳媽，若老實實的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

陳媽：姨太，這不能怪我！

美桃：你可知道，今天是老爺的生日，摔破了東西是多麼不吉祥的事情？

陳媽：可是這不能怪我，姨太！

美桃：不怪你，怪誰？

陳媽：美桃，你不要冤枉她，問她是怎麼一回事？陳媽，我知道這不能怪你，你告訴姨太這碗究竟是誰捧的？

陳媽：是小姐捧的！

美桃：她爲什麼要捧碗呢？

陳媽：我說今天是老爺的生日，我好意端一碗麵來給她吃。

（三開光吃煙捲）

美桃：她就狠生氣的連碗帶麵都擗在地下了，對不對？

陳媽：是的。她說這丫頭還做什麼諱！

明光：這丫頭的脾氣也真夠怪的了！昨天那種樣子不但把我弄得窘極了，就是你也下不了台。這都是那些共產黨王八鬼子把她教壞的！

（陳媽下。）

美桃：聽說她近來常和那般傢伙來往？

明光：孫國達就是一個壞蛋！

美桃：嘿，明光，我倒要問你：這丫頭是不是和孫國達有一手？

明光：這個我倘不知道，看他們那種親密的樣兒，總難免吧。

（美桃忽的把明光手裏的筆交還掩掩了過去，二人相視一笑。）

美桃：這丫頭就要開始的毒了，我嚴抗的日子快到了！

明光：這話怎麼講？

美桃：老爺這一次做壽，我們大家不是都王張大人的熱鬧一下嗎？

明光：難道這丫頭反對嗎？

美桃：哼，她豈止反對！你聽昨天她向老爺說甚麼？她說：「在這國難嚴重的時候還做壽，簡直是漢

奸！」

明光：老爺聽了，怎麼說？

美桃：自然把老爺氣壞了！我動了半夜，才把老爺的氣消了。老爺現在不喜歡這丫頭了，我知道。所

以我們現在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明光：我們倆的關係只有她知道！

美桃：她日夜都在想法子把我攆走，可是她越討厭我，老爺越寵我！

明光：哼，老爺寵你，我就吃醋！

美桃：大傻瓜！這完全是我的一種手段啊。你以為我真愛他那麼一個老頭子嗎？我愛的是他這玩藝兒——鈔票！

明光：我知道你愛的是我！

美桃：你？哈哈，你別太自信了吧！

明光：那麼你不愛我，美桃？

美桃：我愛上了一位標準美男子！

明光：是誰？

美桃：幹麼這樣着急呀，這個人你遲早總會知道的。

明光：我認識他不？

美桃：你不但認識他，而且……

明光：而且還是我的朋友？

美桃：一點兒不錯，并且是你的好朋友！

明光：好朋友？是姓孫的那小子嗎？

美桃：不折不扣，正是他！

明光：喂，美桃，你怎麼會愛上了這麼一個流氓？

美桃：呃，我就愛上了他！

明光：我懷疑他是一個共產黨！

美桃：不管他是什麼黨，我都愛他！

明光：美桃，你不是在說笑話吧？

美桃：你看我像說笑話的樣子嗎？

明光：那麼你不愛我？

美桃：你又何曾愛過我？

明光：天在頭上，我還不愛你？

美桃：你是愛我？

明光：不愛你，愛誰！

美桃：你呀，正像我愛那個老頭子一樣，你愛的是我的鈔票！

明光：你這個壞女人！

美桃：說到你心坎裏去了吧？還有……

明光：還有什麼？

美桃：你還愛我的勢力。你知道老頭子寵我，你就想利用我多向老頭子說幾句好話，對不對？你別以

爲我們女人都是傻瓜！

明光：美桃，你冤枉了我！

(明光正把美桃的一隻手緊緊的攥住，麗梅和小孔上。)

麗梅：對不住！

小孔：啞！

美桃：小孔！你啞個什麼勁兒？

小孔：不是、姨太，是，是我剛才——

美桃：你剛才怎麼着？混帳東西！

小存：姨太，請您別生氣。這只怪我好吃了，不知道誰缺德，放了一塊豆蘇糖在廚房裏的案板上，我就

拿起來吃了，那知裏面有好些沙子，啞，啞，啞！

明光：你還嫌？

小孔：這不怪您的，周先生，只怪我這人太不規矩了，愛佔小便宜，見糖就愛吃！啞！啞！啞！

美桃：還不幫我滾下去！

小孔：是——

美桃：你滾到當心一點兒！

小孔：是——

(小孔滾下)

麗梅：在那兒走？還有一張報呢？

小孔：對呀，還少一張報。我真當糊塗了，還少今天早晨的一張報。陳媽！陳媽！你看見今天早晨的

報嗎？

缺

页

平泰：這你還不明白嗎？現在咱們要是把糧價提得太高了，那些多事的王八蛋又要來平價了，弄得你還是賺不了錢。（麗梅躲在窗外竊聽）要是日本人來了倒好辦，咱們愛怎樣提高，就怎樣提高！譬如前幾天的行市是十七塊錢一包的米，今天南京失守了，咱們馬上可以漲到二十五塊一包；要是漢口失守了，咱們可以漲到四十塊錢一包！

明光：經理究竟是老資格！佩服！佩服！

（美桃上。）

美桃：你們的事情還沒有完嗎？

平泰：沒有。

美桃：我到客廳裏去替您陪客。

平泰：請你把保險櫃的鑰匙還我。

美桃：偏不還您！您保險櫃裏的日本金磅都被我拿走了！

平泰：你又來瞎說了！

美桃：您愛信不信！

明光：姨太，請您趕緊到前面去陪客吧。

（美桃把鑰匙擲給平泰下。）

平泰：真夠玩皮的！

明光：晚年您老人家也應該有這麼一個人侍候。

平泰：咱們別把話說遠了。還有一件事要請你做。

（平泰往四面觀風色，獨未注意麗梅躲在窗外。）

明光：什麼事情，經理？

平泰：今天晚上十一點半，日本飛機要來轟炸武漢！

明光：經理怎麼知道？

平泰：我已經接到報告了。你今晚替我安置二十個人在飛機場等着。同時再派三十個人在後山崗上，每人給他一個電筒。這裏有五百塊錢，你拿去用。

明光：用不着拿錢，我這兒還有呢。

平泰：不，這裏是今晚上的開銷用。還有，你去打聽一下，看看咱們中國這雷電究竟有多少架飛機停在飛機場？

明光：這個我早就打聽清楚了，前天是三百二十七架，昨天開了三十二架到南崗去了，今天清早又開四十架到徐州去了，所以今天停在這邊的還有二百五十五架。

平泰：可是總統要在今天晚上解決。

明光：沒有錯，經理，但在我身上得了。您看上次到武昌放火燒汽油的事情怎麼樣？壓多少道神靈還燒得他媽的精華。

（此時又傳來唱『黃金台』的『我朝中又出了禮國的好臣』，繼之滿堂掌聲。）

（裏面有人叫『陳媽，陳媽，大少爺起來了，快泡茶來。』）

（陳媽上。）

陳媽：是恁這兒叫嗎，老爺？

平泰：你的耳朵聾了嗎？

明光：是大老爺叫，快去罷。

（陳媽又急忙往裏跑。）

平泰：你瞧，睡到這會兒才起來，叫我怎麼放心把事情交給他。

明光：有嗜好的人總是差一點兒。

平泰：現在越來越糟，從前連吸幾口鴉片煙而已，現在呢，把賭也學會了，整天整夜的，不是吸煙

，便是賭錢，家裏不准他賭，他就到外面去賭房而賭。一晚上總是輸好幾百。唉，國不成國，

家不成家，出了這樣的敗家子！

明光：這話，無理，也別生氣。大老爺就是怕吸煙賭錢，使官課他去，反正花的錢也有限，怕什麼

。該酒們的正總管吧！

（裏面有又有人叫：）陳媽，陳媽，大老爺叫你去給明老爺呢！——

（一定好容易。）

平泰：（替明光）子公他，怎麼那麼高人儀呢？我請，參大老爺？什麼事？……明光八爺舅外我

大爺，明光大老爺，怎麼去了？……三姨，直睡！不是告訴了你嗎？，說今天大老爺

……去了，……掛了號……明大老爺怎麼的，……

明光：總總，我看請的還是接齊請明老爺吧！

平泰：就叫人喘氣！

明光：今天是精神的誇說，他們遠走……

平泰：今天晚上的事情……

明光：經理請放心好了。

平泰：糧食再盡量的收買，有多少，收多少。

明光：這都不成問題。

（大少爺在裏面大罵：「人都死完了嗎？怎麼這麼久，還叫不到一個人！」）

明光：小孔！小孔！

（小孔上。）

小孔：是您叫嗎，周先生？

明光：大少爺叫呢！

小孔：可是，姨太在那邊請您啦，說是請您去給他替替手。

明光：好，我就去。

（小孔下。）

明光：經理沒有別的事情吩咐吧？我得到前面去給您陪客。

平泰：沒有別的事。前面到了多少客人？

明光：總有五六百人吧。經理不出去應酬一下嗎？客廳裏的戲早已開了。

平泰：我懶得出去。

明光：我想停會兒入席的時候，您總得出去一下。

平泰：停會兒再說吧。

明光：那麼我去了。

平泰：去吧。一切都要當心點兒。

（周明光下。平泰按鈴，小孔上。）

小孔：是您叫嗎？

平泰：請小姐來。

小孔：是。

（小孔下。平泰燃火噴雪茄，片刻麗梅上。）

麗梅：爸爸，您叫我嗎？

平泰：是的。麗梅，你不是有話要和我說嗎？

麗梅：是的，我要向爸爸說的話實在太多了！

平泰：那麼你說吧。

麗梅：在未說以前，我想請問爸爸幾個問題。

平泰：問吧。

麗梅：爸爸愛不愛女兒？

平泰：你發瘋了，爲什麼問這些問題？

麗梅：爸爸要是還愛女兒的話，那麼請爸爸採納女兒的意見。

平泰：你有什麼意見？

麗梅：爸爸在這國難嚴重的時候，不應該做壽，爸爸不知道我們的首都南京昨天已經被日本人佔領

了？

平泰：我早就知道了！

麗梅：早就知道了？您爲什麼早就知道了？

平泰：這用不着你問。

麗梅：既是早就知道了，爲什麼還要在失去南京的第二天，大作其壽？——這豈是有心肝的人做的事

嗎！（哭）

平泰：混帳東西！你居然罵起老子來了！

麗梅：爸爸不要以爲人人都在恭維您，其實外面一般人沒有不罵您的！

平泰：誰罵我？祇有你這個畜牲才罵老子呢！

麗梅：這是今天的市民日報，這一邊登着南京失守的消息，這一邊登着華豐公司的經理王平泰大做其

壽的新聞！上面還有一個短評，題目是：「王平泰毫無心肝」！報在這兒，請爸爸自己看吧！（

將報擰給王平泰。）

（平泰閱報，大怒大罵，將報撕碎。）

平泰：好！好！老子就是毫無心肝。老子要封他的報館！這一定是他媽的共產黨的報！（平泰打電話

）喂，替我接警察局！喂，是警察局嗎？我要局長室……喂，喂，李局長在那裏嗎？呀？不在呀

？我是王平泰經理呀。（把電話掛了）這王八蛋，不封他媽的報館，他不知道找上平泰的厲害

！我姓王的在漢口市面上玩了四十多年，從來沒有人敢向我說一個「不」字，現在來受這些王八

蛋子的氣？

麗梅：請爸爸別一味的生氣罵人，最好請爸爸反省一下，看看人家罵得對不對？

平泰：混賬東西！你真叫老子灰心！我本來想在你大學畢業之後，送你到外國去留學，留學回來給你配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我這多年心血積起來的一點產業，雖不能完全給你陪嫁，但至少可以給你一部分！

麗梅：謝謝您，但是女兒從來沒有這種修望；要留學，女兒自己已有本事，自己去；沒有本事，不去。至於配人家，這是我自己的事，也無須勞爸爸的駕！

平泰：你要知道，這完全是老子愛你的緣故。

麗梅：這個女兒也知道，但是我不希望爸爸這樣愛我！

平泰：那麼你希望我怎麼樣愛你？

麗梅：爸爸倘若能自愛，就是愛女兒！

平泰：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麗梅：我看爸爸近來太不自愛了！

平泰：混賬！你罵老子不自愛？

麗梅：一個自愛的人能夠在南京失守的第二天大做其壽嗎？

平泰：混賬，老子有錢，你管得着嗎？

麗梅：一個自愛的人能夠在南京失守的時候，收買糧食，贖斷民食嗎？

平泰：老子是商人，我有做買賣的自由，你管得着嗎？

麗梅：一個自愛的人能夠……

平泰：能夠？能夠怎麼樣？你說！

麗梅：一個自愛的人能夠做漢奸嗎？（放聲大哭）

平泰：混蛋！你居然罵老子是漢奸！

麗梅：您不用瞞着我，您和周明光幹的些什麼事我統統知道了！

平泰：你知道些什麼，你說！

麗梅：您和周明光剛才說的話我都聽見了！

平泰：你聽見了些什麼？你說！你說！

麗梅：今晚十一點半日本飛機來轟炸咱們的飛機場！

平泰：你這畜生！你果然偷聽了老子的話！

麗梅：放在武昌江岸的兩千箱汽油也是你們燒的！

平泰：你這畜牲！你這畜牲！……

麗梅：我真沒有料到我有這樣一個漢奸的父親！（沉痛的哭泣）

平泰：我也沒有料到會有這樣的一個大逆不道的女兒！唉，真要把我氣瘋了！

（王二少爺立德提着兩個極講究的鳥籠從外面進來。客廳正唱「打漁殺家」。「昨夜晚吃酒醉含衣前隊」一段，所以立德上時也哼著這段腔調。）

立德：爸爸，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一清早就去遛鳥去了，還沒有給您拜壽呢。（平泰不理他）爸爸您又在生氣嗎？（轉向麗梅）妹妹，爸爸爲什麼生氣呀？（也不理他）大概又是你淘氣！嘿，妹妹，你看我的這隻黃鳥兒好不好看？昨天剛買的，十七塊錢！叫（讀哨）起來好聽着哪。（見麗梅擦眼淚）又是爲了什麼？女孩子就是愛哭！你還沒有我的小鳥兒乖呢。（見父妹都不理他，便走）

到格子窗去玩鳥，忽然發現他的一隻小鳥死在籠子裏，不覺大叫起來。此時客廳的戲正唱至「清晨起開柴扉鳥鴉叫過……」）「哎呀，我的黃鳥怎麼死，一個呀！爸爸！爸爸！您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嗎？這一定是有人謀害了牠！」

平泰：唉！

（平泰氣得話都說不出了，下。）

立德：妹妹，你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嗎？呀？怎麼你們今天都成了啞吧了？（走到鸚鵡架前）鸚哥：你說，你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鸚鵡：陳媽！陳媽！小孔！小孔！

立德：呀？是陳媽和小孔弄死的嗎？

立德：一定是陳媽和小孔，這兩個可惡的東西！

（立德急忙的一邊叫小孔，一邊往裏走去。）

（此時電話鈴響。）

麗梅：（接電話）喂！王公館。誰？你是誰呀？國遠嗎？巧極了！這兒發生了緊急的事情，希望你趕快上我這兒來一搵。別忘了，帶傢伙來！還有，喂，趕快通知飛機場，據可靠消息今晚十一點半要來。……見面再談吧。

（麗梅剛掛上電話，立德用手箝着小孔的耳朵上。）

立德：睜開你的兩隻眼睛看看。看看死了沒有！

小孔：（瞧了瞧那隻死鳥）呃，早晨還是頂活（讀歡）的，怎麼一回的功夫就死了呢？一定是急症！

立德：一定是你害死團！

小孔：呀？少爺，請別冤枉我！

立德：（開鸚鵡）鸚哥，是不是小孔害死團？說！

鸚鵡：是的，是團！

立德：瞧，你還有什麼法子抵賴！

小孔：請實在黑天的冤枉呀！

立德：冤枉，難道鸚哥還會冤枉你嗎？不管三七二十一，現在你給我跪下，給團磕三個響頭！跪下！

跪下！

小孔：（一邊跪下，一邊說）這實在是黑天的冤枉！

立德：磕頭！

小孔：噢，請實在是黑天的冤枉！（叩頭，起立。）可是陳媽呢，少爺，你就這樣回贖了她嗎？

立德：自然不能放過她。陳媽！陳媽！

陳媽：（在內）一會兒就來啦，二少爺。我正在替大少爺熬煙膏子呢。

照梅：二哥，你越來越不成樣兒了！

立德：請你少管我的閒事！

（立德提着烏籠往裏去了。）

照梅：小孔，你到門口去招呼一聲，要是孫團邊先生來了，就從旁邊的走廊上直接引他上邊兒來！

小孔：是，小姐。

(美桃上。)

美桃：倒籌，兩團牌都不到，一千辣鐵輪得精光，都是你們在這兒胡鬧鬧過！

小孔：怎麼，你又輸了嗎，姨太？

美桃：你們在這兒咕噥咕噥的鬧些什麼？

小孔：不是我，是二少爺在這兒鬧呢！

美桃：二少爺爲什麼要鬧？

小孔：他的黃鳥死了一個！

美桃：什麼時候死的？

小孔：剛死不久。

美桃：剛死不久，我看這傢伙快就倒籌了！今天老爺的六十大慶，龜龜龜我豈不吉吶嗎？不是，不是，

碗，就是死了鳥兒，倒籌！老爺呢？

小孔：剛到裏面去了！

美桃：你去告訴他光生一條，叫他幫忙我打着，妻一會就脫去。

小孔：是。

(美桃下。小孔下。一陣熱鬧聲。)

小孔：(在外)是三少爺呢。我都不認識了。小姐，小姐，三少爺回來了！

(王立民穿着軍服，手提着一個小皮箱，上。)

立民：妹妹

麗梅：啊！三哥，你穿上軍服了，這好極了！

立民：妹妹，咱們慢談別的，你先告訴我，咱們家裏是怎麼一回事，怎麼門口那麼些汽車，客廳裏那麼些人？

麗梅：今天是爸爸的六十大慶！

立民：哦？原如此。（頗有所感）

小孔：……（走）……

麗梅：……（走）……

小孔：……

立民：爸爸健康嗎？

麗梅：倒很健康。

立民：爲什麼在這個時候他老人家還有心腸做壽？

麗梅：唉！這就不用提了！

立民：你爲什麼不反對？

麗梅：我反對又有什麼用？

立民：大哥二哥呢？

麗梅：哼！大哥二哥！他們一個整天整夜的抽大煙，一個時時刻刻忘不了他的金魚和小鳥，大嫂整年的害着肺病在床上躺着，二嫂呢，整天整夜在外邊打牌，他們那裏還有精神來管這些！

立民：唉，真沒有想到，我們這一家會變成這個樣兒！

麗梅：還有比這更大的變動呢！

立民：什麼？

麗梅：爸爸已經變成漢奸了！

（麗梅約束不住情感，說完之後，放聲大哭。）

立民：麗梅，你這不是瘋話吧！——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你說！你說！你別哭！

麗梅：昨天南京失守，他老人家今天就吩咐他的走狗周明光救買漢口市所有的糧食，預備將來抬高價錢。并且，他還和日本鬼子來往。武昌的汽油就是他派人燒的，今天晚上日本飛機要來轟炸，他

又僱人到飛機場去打電棒。這不是漢奸是什麼？

立民：妹妹我看你簡直發了神經病！

麗梅：你不信不是嗎？到明天你就統統都要相信了。

立民：真的嗎？……唉！變得太快了！若是我早知道這樣，真不該回來！

（小孔引着孫國達上。國達手中提着一個小包袱。）

小孔：小姐，孫先生來了！

○國達：麗梅！這是怎麼一回事？這位是……？

立民：你不認識我了嗎，國達？

麗梅：怎麼連立民都不認識了？

國達：哦，原來是立民，你穿上軍服了？我們都很惦念你，聽說北平失守以後，你就失蹤了，究竟是

怎麼一回事，請你趕緊告訴我們。

立民：北平失陷的時候，我正在城裏。第三天我就聯絡了我們一百多位同學在北平城外西山附近組織游擊隊，當時只有二百多人，五十幾枝槍，現在已經有五萬多人，三萬多枝槍了。現在所短的只是錢，我這一次回來的目的就是弄錢接濟游擊隊。

國達：好極了，我們來幫忙你籌錢。你父親是漢口市第一個大富商，當然可以拿一筆款子出來。

立民：我也是這樣想。

麗梅：你還是不要這樣想吧！包管要使你失望！

國達：麗梅，你剛才在電話裏說的那件事可靠嗎？

麗梅：當然可靠。

國達：是那裏來的消息？

麗梅：請你到我書房裏去坐一會兒，待一會兒我告訴你。

國達：對不住，立民剛回來，你們兄妹一定有許多家常話要談。

麗梅：倒不想談家常，倒想和他談談國事。

國達：談國事我也可以參加呀！

立民：歡迎！歡迎！

國達：我看，還不是吧，我到書房裏去坐一會。回頭見。

麗梅：這邊，你認識這地方吧？

國達：你這兒，我還有不認識的嗎？

麗梅：慢點，飛機場，你通知了沒有？

國達：早就通知了，一切都無問題。

麗梅：傢伙帶來了嗎？

國達：這包袱裏就是。我倒要問你：有用嗎？

麗梅：沒有用叫你帶來幹嗎？

立民：怎麼？你們誰要坐飛機到那兒去嗎？

麗梅：（笑）呃，我要坐飛機到前線去。

立民：真的嗎？

麗梅：真的。

國達：好吧，讓你們兄妹敘一敘久別重逢的經過吧！

（孫國達下。）

麗梅：三哥，你知道他是誰嗎？

立民：他不是孫國達，我的小學同學嗎？

麗梅：對呀。你倒還記得他。

立民：在小學的時候，我們常在一塊兒。他現在做什麼？

麗梅：他在大華中學做教員。

立民：他怎麼會跟你這麼熟呢？

麗梅：你疑心他和我戀愛，是嗎？

立民：不，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

麗梅：只要男女一來往，一般人就認爲有戀愛關係。那麼你猜猜他爲什麼和我這樣熟！

立民：一定是有什麼工作的關係。

麗梅：我要告訴你的正是這個。我要問你，三哥，你這一次回來究竟爲了什麼？

立民：爲的是弄錢，接濟游擊隊。

麗梅：那麼你不是爲了探望家庭！

立民：要先保國，然後才能保家。

麗梅：這好極了。可是你知道今日後方最緊要的工作是什麼？

立民：自然是接濟前方，和肅清漢奸！

麗梅：一點兒也不錯，我和孫國達現在做的就是這兩種工作。

立民：這好極了。

麗梅：可是這兩種工作現在都幹不通。

立民：爲什麼？

麗梅：第一是有錢的不肯出錢，第二是漢奸太多，清不勝清！就拿我們家裏來說吧，父親對於抗日的

接濟是一毛不拔，不但不抗日，而且反對抗日，甘心給日本人做走狗，做漢奸！

立民：這真是我沒有想到的！那麼怎麼辦呢？

麗梅：不得已，我和孫國達組織了一個鐵血鋤奸團，明的我們是募捐接濟前方，暗中我們調查誰是漢

奸；查出來了先警告，警告不聽，則鑿以炸彈！這亦無非想殺一警百！

立民：有眼光！有氣魄！有膽量！

麗梅：孫國達就是這劔杆團的團長！我就是副團長！

立民：（很熱烈的和麗梅握手）真不愧爲我的妹妹！真不愧爲中華民族的好子孫！沒有想到我們一年

不見，你幾乎變成兩個人了！從前你的整個的精力和時間幾乎都消磨在擦胭脂抹粉上面，如今却

幹出這樣偉大的事業！佩服！佩服！

麗梅：三哥你現在在游擊隊裏負的是什麼責任？

立民：我是第二大隊的總指揮，我部下有九千多人，現在都住紮在河北省妙峯山上。

麗梅：你也不愧爲我的哥哥！也不愧爲中華民族的好子孫！可是，三哥，我現在想（恐怕有人竊聽）

……

立民：你想怎麼樣？

麗梅：我想家庭革命！你反對嗎？

立民：我不反對。

麗梅：可是革命一定要流血的？

立民：這個……

麗梅：你是不是希望做一個孝子？

立民：不，一定要父慈，然後子才可以孝！

麗梅：假如做父親的不但不慈，而且還是一個漢奸，那麼做兒女的應該怎麼辦？

立民：苦諫！

立民：……

麗梅：你的意思是苦勸。勸而不聽呢？

立民：那麼……

麗梅：那麼只好大義滅親！

平泰：（在內）不到半點鐘，你老先生就輸了一千多塊，好，我這一份家財值得你這樣幾輪啊？

美桃：（在內）今天是您的生日，特別高興，所以我多輸幾塊錢也不在乎！

立民：是爸爸來了嗎？

麗梅：是的。

（美桃和平泰上。）

美桃：喲！三少爺回來了，怎麼也沒人進來報告一聲！

立民：爸爸，您好？

平泰：身體倒很好，就是精神上不怎麼痛快。

立民：爲什麼精神不痛快呢？

平泰：還不是爲了些家務事嗎？

美桃：老爺，我看您還是不必和三少爺談這些不痛快底事情吧，三少爺剛下火車一定是很辛苦的，還

是讓他先去洗洗臉，換換衣服吧。還沒有吃早點吧？陳媽！陳媽！

（陳媽上。麗梅下。）

陳媽：三少爺！您剛到嗎？姨太太，是您叫嗎？

美桃：你趕快給三少爺預備臉水，叫廚子趕快下一碗麵來。

陳媽：是。三少爺比從前看上去彷彿瘦了一點兒。

美桃：麵裏叫廚子不要放胡椒，三少爺是不愛吃胡椒的。稍許熬二點兒醋。用鷄湯下。

立民：我不吃麵，這幾年在北平吃多了。

美桃：今天不吃麵可不行，今天是你爸爸的六十整壽，你知道嗎？

立民：我一到門口就知道了，那麼多汽車。

平泰：孩子，你怎麼穿上這個衣服了？這是你們學校裏的制服嗎？

立民：我們的學校早就被日本人炸燬了。這是我們游擊隊的制服！

美桃：什麼隊？

立民：游擊隊！

美桃：你沒有加入共產黨吧？我可以對共產黨！

立民：可是共產黨決不寬貸好！

（小孔上。）

小孔：姨太，周先生說得很快，他說今天手氣太不好了，還是請您去！

美桃：好，我就去。老爺，我先去，一會兒就來！三少爺你的行李都搬進來了嗎？陳媽，給三少爺下

的麵快些吧！一會兒就來。

平泰：可是別一會兒的功夫又推這一千塊錢輸了呀。

美桃：快別說呀，老爺，您一說，準要輸的！

（美桃下。平泰點火墩雪茄。）

平泰：你坐下，孩子！

立民：我願意站着。

平泰：你這沿途太辛苦了把？

立民：國家都快要亡了，我們個人還談什麼辛苦！

平泰：北平失陷以後，我接不到你的信，全家子都爲你擔心，我本來要打電報託北平的日本朋友探聽

你的下落，可是後來接到你哥哥來信說你當了義勇軍，是的嗎，孩子，你真當了義勇軍嗎？

立民：我現在是游擊隊第二隊的總指揮！

平泰：聽說游擊隊統統都是共產黨的隊伍？

立民：這倒不一定，凡是愛國的青年都可以跑到敵人佔領的區域裏去做游擊隊！

平泰：不過人心已去，專靠打，是沒有用的。我們還是要安定人心才好。

立民：爸爸！我想問您一句話！

平泰：孩子，我看你的脾氣比從前急躁得多了。有話慢慢的說。輕一點兒說。

立民：有人說：爸爸是漢奸！

平泰：這一定是你妹妹造的謠言！你千萬別信你妹妹的話，她是有了神經病，瘋了，我正想要送她到

瘋人院去呢！（打電話）喂，請你給我接市立瘋人院。瘋人院嗎？……吳院長在那裏嗎？……說

王經理請他聽話，……哦，吳院長嗎！我是王平泰呀，喂，我有一個女孩子，不知受了什麼

刺激，忽然神經失常，瘋了，口裏胡說八道的，不是說這箇是漢奸，就是說那箇是賣國賊！……

我想請你即刻派輛車子接她到醫院去：什麼？是文瘋還是武瘋？——大概走文瘋吧。勞駕，勞駕

，請你就派車來吧！好，壓頭鬼！

立民：這當然是怎麼一回事？我知道妹妹並沒有瘋！

平泰：你不知道，孩子，她的確是瘋了，她已經瘋了好久了！

立民：我看她好像沒有瘋，恐怕爸爸倒有一點兒……

平泰：你別信你妹妹的瘋話！

立民：就算妹妹的話是瘋話。那麼我現在有兩個請求，希望爸爸能答應我。

平泰：好的，一定答應你。什麼請求？你說。

立民：借給我五十萬塊錢。

平泰：作什麼用，要這麼多錢？

立民：接濟游擊隊！

平泰：這個恐怕不容易辦到。不，不是我不願意辦，實在是沒有辦法拿出這麼大的一筆款子來。

立民：難道爸爸有多少錢存在銀行裏我還不知道嗎？——這顯見是爸爸在推諉。

平泰：並不是爸爸推諉，孩子，你要知道：自從大戰發生以來，政府就統制金融，款子存在銀行裏是取不出來的。你怎麼能不知道呢？

立民：那末，政府統制金融的五十萬的支票，我可以自己去取。

平泰：孩子，你這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你想五十萬的支票我能隨便簽嗎？

立民：辦不到，是不是？

平泰：這是你說的第一個要求，還有呢？

立民：聽說公司裏的襄理周明光不但是個標準流氓，并且是一個典型的漢奸！爸爸的許多罪惡都是他作的！所以爲了您自己的名譽，爲了您的兒孫，最好把這個人開除！

平泰：這都是誤會。天下的是非都是由於誤會而起。照我看周明光這個人要算我家裏最忠實的一個人了。你想，你的大哥整天的抽大煙，賭錢；你二哥整天的玩鳥，養魚，——都是些不爭氣的東西；你和你妹妹都在求學時期，也幫不了我的忙。若不是有周明光這樣一個精明能幹的人爲我經營公司的商業，料理家務，恐怕咱們家裏不容易有今天吧！

立民：周明光！精明？奸度人家的姨太太！這是精明嗎？

平泰：（強硬起來）放屁！給你好說你不信！

立民：能幹？丟他祖宗的臉，不顧他兒孫的人格，去做漢奸，這就算能幹嗎？

平泰：混帳！混帳！我真不知道那輩子造了孽，養出你這種報應的兒子！

立民：我也不知道那輩子修來的福氣，有你這樣一個漢奸的爸爸！

平泰：混蛋！混帳！你不願意做老子的兒子！你馬上給我滾！

立民：我馬上就走！可是爸爸，您不要忘了您也是中華民族的子孫！

（他說時很傷感，提着放在門旁的那隻小皮包就要往外走，此時麗梅亦提着皮包從裏出來，孫國達跟在後面。）

麗梅：慢點，三哥，咱們一塊兒走！爸爸，真是對不住，枉費您生養我們一場，可是爲了我們民族的生存，爲了我們自己的人格，女兒和三哥不能不與您老人家脫離關係！（麗梅放聲大哭）以後我們父女也許要變成仇人，日本人和那些替日本人做走狗的漢奸都是我們的仇人！

(美桃上)

美桃：這是怎麼一回事？

立民：再會，爸爸！

麗梅：再會！

(小孔上。)

小孔：報告老爺，瘋人院派汽車來了！(說完卽下。)

(立民，麗梅，孫國達，同下。大客廳在大唱「罵曹」的「元旦節與賊不祥兆，假裝瘋魔罵奸曹」一段。)

平泰：美桃，我疲乏得很，你攙我進去休息休息吧！

美桃：外面有許多客人還等着您出去向恩拜壽呢！

(平泰剛一起身，大客廳裏轟隆一聲，呼喊救命之聲，震動屋宇。片刻，小孔急忙跑來。)

小孔：老爺！老爺！不……不……好好了，客廳裏炸彈！炸彈，炸傷了好幾位客人！

——幕——

第二幕

景 與第一幕同。

是夜晚。開幕時平泰在室內裏來踱去。周明光也在場，他的左手被炸彈炸傷，已用綳帶綁上，但無礙。裏面有鞭撻的聲音：「這事完全與我不相干呀！這實在是黑天的冤枉呀！」「噯啞，噯啞！痛死我了！痛死我了，冤枉呀冤枉！請你們饒了我吧！」——這是一個童子被鞭撻的啼哭喊叫。「你承認是你作的不得了嗎？你說！你說呀，那炸彈是不是你扔的？」——觀眾可以聽出來這是小孔的聲音。又是一陣鞭撻的聲音。「哎啞，哎啞，救命呀！救命呀！」「那麼你承認呀？」——「你就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承認！」……

平泰：你的手怎麼樣？不要緊吧？

明光：不要緊。傷并不重，只一寸多深的口子。可是也真夠危險的了！孫七爺就跟我坐在一塊兒。真是死生有命，他就炸死了，我祇傷了這麼一點兒！

平泰：怎麼？孫七爺死了嗎！

明光：一抬回去就完了！

平泰：真糟，爲了這給我拜壽，死了好幾個人！

明光：當時那麼些人，爲什麼獨獨死到他們呢？——足見他們該死！

平泰：這倒也是的。你覺得這炸彈究竟是誰投的？

明光：說出來請經理別生氣。

平泰：決不生氣。儘管照直說。

明光：我疑心是府上的人幹的！

平泰：你真這麼疑惑麼？

明光：并且是經理最親近的人幹的！

平泰：不會的，這決不會的。

明光：經理不信不是嗎？請您將來瞧！

（小孔上）

小孔：周先生，那小子怎麼樣也不承認是他幹的。

明光：你使勁用鞭子抽！

小孔：怎麼打他，他也不承認！

平泰：再去打！

小孔：老爺，請您另外找人打吧，我實在不忍再打了，他祇是喊冤枉！他說他是個賣花生米餉，他正

走到咱們門口，有兩個人給了他兩塊錢，叫他送一個包袱進來，包袱裏包着什麼東西，他完全不

知道。

明光：也許是冤枉。那麼先把他捆起來吧。

小孔：已經捆起來了！

（小孔下。）

明光：經理，您猜三少爺和大小姐跑到那裏去了？

平泰：不是上瘋人院去了嗎？

明光：不。

平泰：那麼他們上那兒去了？

明光：我已經調查出來了，他們有一個秘密的組織。

平泰：秘密的組織？幹什麼的？

明光：專門暗殺漢奸！

平泰：你準知道立民麗梅都在裏面嗎？

明光：三少爺不在裏面我不敢說，不過我準知道大小姐在裏面，並且她在裏面還相當的重要。

平泰：那麼這炸彈難免不是他們搗的鬼了？

明光：哼哼，恐怕一點兒也不含糊！

平泰：說起來我也有點兒疑心。昨天晚上日本飛機來的時候，聽說咱們中國毫無損失，據說是預先走了風！

明光：一定是走了風。本來飛機場還停着三百多架飛機在那裏，可是一到下午都祕密地飛走了。晚上放火箭的人也被他們捉去了十幾個。這一定是走了風。經理，我有一句話早就想問您。

平泰：儘管問。

明光：咱們這樣爲日本人賣命，他們究竟答應給咱們多少錢？

平泰：明光，這些事情你倒無須操心，反正我每月給你兩萬塊錢。一切的開銷都在內，難道我還會虧

了你嗎？明光？

明光：經理別誤會，我倒不是嫌經理給錢少，不過我想知道的是值不值得咱們這樣給他們賣命？若是一個月他們送個百把幾十萬，倒還值得；若是他們只送個三萬五萬，咱們又何苦呢？

平泰：他們送的錢雖然沒有百把幾十萬，數目倒還過得去，比咱們做買賣總要強得多。今天有什麼特別消息嗎？

明光：今天只有兩件比較重要的事情。

平泰：你說。

明光：今天早晨由大智門開出去了兩千箱汽油，聽說是要運到鄭州去的。還有宜昌停了七十架最新式的大轟炸機。

平泰：這兩件消息都可靠嗎？和他們外國人交往是不能開玩笑的，若是一次失了信用，他們第二次就不信任你了！

明光：經理，我那一次撒謊的消息不準確？

平泰：對了，倒沒有出過錯兒！

（小孔上）

小孔：老爺，莫羅大夫來了！

平泰：請。

明光：誰？

平泰：一個德國醫生。

明光：經理不舒服嗎？

平泰：倒沒有什麼不舒服，我因為貧血，隔幾天就請這位俄國大夫來注射一次強風針。

明光：可是經理要小心一點兒，俄國人是不好纏的，聽說他們都是共產黨！

平泰：不，這位大夫是一個白俄，他是反對共產黨的。

（小孔引着莫羅珂夫斯基上。）

莫羅：王先生，你好？

平泰：我好。你也好，莫羅珂夫斯基大夫？

莫羅：我好。你好。這位是？

平泰：是我公司裏的襄理，周先生。

莫羅：不是外人？

平泰：都是自己人。

莫羅：都是自己人？這好極了。（向明光握手）你好？

明光：好！好！好！您：您：您也好！

莫羅：大家都好。哈哈哈哈！王先生，咱們是到裏面去瞧病？還是在這兒瞧病？

平泰：周先生可以出去。就在這兒瞧無妨。

明光：我去盤問盤問那個小孩子。

平泰：對了，你去盤問一下看看。

明光：回頭見，大夫！

莫羅：回：回頭見：先：先生！

（周明光下。）

莫羅：我看這先生很精明，有一副光亮的眼睛。

平泰：對，對，他倒很精明，我的許多事情都靠他幫忙。

（小孔端了一臉盆水進來。）

小孔：老爺，這是大夫的洗手水。

平泰：沒有叫，你們不准進來！

小孔：是。

（小孔下。平泰把各門檢查一番鎖上，以免有人在外偷聽。莫羅珂夫斯基把皮包打開，取了一枝手槍出來。）

莫羅：這是你要的手槍。頂好的，最新式的。

平泰：（把手槍接過來。）謝謝。現在的世界不同了，沒有這傢伙是不行的。

莫羅：聽說你們家裏昨天有人投了一個炸彈？

平泰：可不是嗎？你怎麼知道的？

莫羅：王先生，你們中國人的事情，我總統知道的。那個要人有幾個姨太太，姨太太跟什麼人有關係，我總統知道。你們有多少錢存在銀行裏，我也知道的。哈哈哈哈哈！……

平泰：所以日本人要請你在中國做間諜。

莫羅：一點兒也不錯，可是你們中國人都把我看成醫生呢！哈哈！其實我根本就不懂什麼叫

哈哈哈哈哈。

平泰：平常也有人到你的東亞醫院裏去看病嗎？

莫羅：自然有的。我請了好幾位大夫幫忙我，非這樣不可。把開醫院做一個幌子，這樣他們才不注意
咱們的祕密工作。嘿，咱們別說還了，今天有什麼消息？

平泰：今天有兩件消息。

（美桃在內敲門。）

美桃：（在內）把門鎖上幹什麼，老爺？

平泰：莫大夫在替我打強血針呢？

美桃：我要進來和老爺說一句話。

平泰：不，等一會兒，我正在注射呢。（做狀）慢點，請輕一點兒，莫大夫！

莫羅：痛不痛？

平泰：很有一點兒痛！

莫羅：不要緊，還有一會兒功夫就好了。

美桃：老爺，你們注射好了就打開門。

平泰：是的，你快走開吧，你站在門口我更覺得痛呢！

美桃：好，好，我走了，我走了！

（平泰輕輕的走到門口把門打開，往外看了一眼，又輕輕的把它鎖上。）

平泰：她走了。我們可以接着談。今天有兩件重要的消息：第一件是今天早上由大智門車站開出了兩

千箱汽油。

莫羅：（掏出記錄簿子記錄）二千箱汽油。運到什麼地方去的？

平泰：運往鄭州。

莫羅：運往鄭州，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

平泰：第二件是新到了最新式的轟炸機七十架，飛到宜昌去了。

莫羅：多少架？

平泰：七十架。飛到宜昌。

莫羅：七十架。宜昌。你打聽出來了沒有，這七十架新式飛機是那裏來的？

平泰：這倒還沒有調查清楚，大概是從你們俄國飛來的。

莫羅：是的，是的，我想一定是的。我想請你還是調查清楚一下，不正確的消息，我們是不能報告。

日本人的。他們要扣錢的，假使日本人查出消息不正確。

平泰：莫羅大夫，怎麼這一個月的錢還沒有兌來？

莫羅：我今天就是來給你送錢的。

平泰：好極了！多少？又扣去不少吧？

莫羅：這一個月還好，有八十五萬。只扣了十五萬。

平泰：見見咱們這個月報告的消息都還正確。

莫羅：是的。希望下一個月你能夠實足額到一百萬。

明光：（在外）經理，您的病瞧完了嗎？偵探長來了，他要求見見您。

平泰：快完了，請他到客廳裏坐一會兒。

明光：是！

莫羅：這是德華銀行裏的支票，八十五萬，（交給平泰）

平泰：（注視支票）對了，還是寫着王飛仁的抬頭。咱們今天就此結束，下次再約定日期注射吧。

莫羅：慢點，那枝手槍你還沒有收拾起來。

平泰：好，我就收拾起來。這東西現在是很要緊的。我這兒昨天就被人投了一個炸彈，死了好幾個人。

莫羅：你知道是誰投的麼？

平泰：警察局正派人在偵查呢，大約是你們共產黨投的！

莫羅：啊！王先生！王先生！說話小心點兒。我不是共產黨，你別弄錯了！

平泰：對不住，對不住，我的意思是說你們俄國出共產黨！哈哈哈哈哈。

美桃：（在內）老爺，您在裏面笑什麼，快開門，我有一句要緊的話告訴您！

（平泰開門，美桃上。）

美桃：你們完事了嗎？我想出去一會兒。

平泰：你要出去就出去好了，何必這麼急找我呢？

美桃：瞧，不找您，我那兒出去的了？快把保險櫃的鑰匙給我！

平泰：好，等一會兒，我就給你。

莫羅：這位是你的小姐嗎，王先生？

平泰：怎麼？！是的，是的，是我的小女。

莫羅：長得漂亮得很！你幾歲，大小姐？

平泰：莫羅大夫問你幾歲，你說呀！

美桃：我怎麼聽不懂他的話呀。

莫羅：我是洋鬼子，對不對？中國話講得不好的。我說你長得真漂亮的！哈哈哈哈哈！……

美桃：（模仿鬼子的腔調）我不懂！

莫羅：你不懂？哈哈哈哈哈……我看你這位大小姐長得真漂亮的！哈哈哈哈哈……再會……再會！

（莫羅珂夫斯基下，平泰陪下。美桃發現手槍，非常驚異。片刻，平泰上，美桃即以手槍瞄準他

平泰：呃呃！寶貝，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快把手槍交給我！裏面真有子彈呢！別炸彈案子還沒有了，

手槍案子又發生了！

美桃：我要打死——以舊戲說白的腔調——你這個賣國的好賊！

平泰：呃乖乖，別開玩笑啦！快把槍交給我！

美桃：快把保險櫃的鑰匙交給我！

平泰：怎麼，你要綁我的票嗎？怎麼着？

美桃：對了！大小姐今天晚上要綁你的票兒！你剛才不是對那個鬼子說，說我是你的女兒嗎？那麼現

在找這個女兒要綁你這個爸爸的票！

平泰：你又要錢出去打牌，對不對？

美桃：呃，一點兒也不錯。胡家三姨太太打了好幾次電話來，叫我趕快去。

平泰：要多少錢？

美桃：要三千！

平泰：太多，那能一晚上打牌就輸三千塊錢呢！

美桃：可是我要三千，不一定就會輸三千，說不定還會贏三千呢！

平泰：得了，得了，你老先生打牌從來就沒有贏過！

美桃：您別瞎說啦！我沒有贏過，我前天不是贏了五十多塊嗎？

平泰：哈，好，你輸起來動不動不是一千就是八百，贏起來最多不過五十塊，虧你還好意思說得出口！

美桃：不要瞎扯了，趕快把保險櫃的鑰匙交給我，人家等急了呢！

平泰：好，你拿去吧！（把鑰匙交給美桃）可是你不要拿三千！

美桃：哼，我今天非拿三千不可！

平泰：保險櫃裏不見得有那麼多錢！

美桃：您別騙我了，我知道裏面存着五十萬現款呢，都是一百塊錢一張的美國鈔票。您以為我是傻瓜嗎？

平泰：你這丫頭，真夠淘氣的！好，好，你要多少就拿多少得了！

（美桃拿着鑰匙往裏走。）

平泰：可是你把那手槍交給我呀，寶貝！

美桃：不，我偏不交給你。有這玩藝兒在我身邊，好容易向你借錢。像你們這種人呀，要不用這傢伙

對付你們，想你們拿出一個錢來是不容易的！

平泰：得了，寶貝，鬧夠了！快把槍交給我！

美桃：我愛這玩藝。我要帶在身邊玩玩兒。

平泰：不行，不行，這東西非常的危險。

美桃：我只帶一晚，明天就交還給您。我倒要問您，您從那兒弄來的這玩藝兒？

平泰：自然是託人買來的。

美桃：您憑空買這東西做什麼？

平泰：昨天不是發生了炸彈案子嗎？今後我們都得當心一點兒！

美桃：好吧，今晚讓我帶在身邊玩一晚，明天一清早就給您。

平泰：可是你得當心一點兒。

（美桃下。周明光上。）

明光：經理？那位偵探長在外面候了。

平泰：對了，我倒把他忘了。他一定要見我嗎？

明光：是的，他說這案情很複雜。非見您談談不可。

平泰：好吧，那麼請他進來。

（明光下，片刻引着偵探長上。）

探長：王經理，我曾見過您一次。

平泰：這與姓。

探長：與姓馬。

平泰：勝主是？

探長：我是潘陽人。

平泰：潘陽人？到漢口來有幾年了？

探長：今年北平事變以後才來的。

平泰：您對於舍下昨天發生的炸彈案子已經偵察出來了嗎？

探長：對不住，還沒有具體的結果。不過經理平常有什麼仇人嗎？

平泰：我平常從不和人結仇結怨，我向來是甯可天下人負我，我不負天下人！

探長：經理的人格偉大，我們早就如道的。不過近來漢口市發現一種祕密的組織，叫做『鐵血勳奸團』，他們專門給奸好為難！他們常送個把炸彈給漢奸們嘗嘗滋味。不過您府上的案子，決不與他

們相干。而且要是他們幹的，他們一定會有信來報警的。因此我就想到您這邊定是私人的仇恨。

平泰：可是我自己實在想不出我和誰有仇？我為地方做的慈善事業也很多呀。

探長：請您別見怪，王經理，我說話向來是直率的。

平泰：請照直說。

探長：這案子恐怕與尊府上的人有關係？

平泰：那真太奇怪了？

光：我看一點兒都不奇怪，經理！

探長：恐怕是的，王經理，請您想想府上有什麼人可疑惑的？

平泰：我家裏實在沒有人使我疑惑，除非幾個底下人。

探長：府上有多少底下人？

平泰：連廚子帶花匠，一塊兒不到二十個人，你是不是要檢查他們一下？

探長：他們倒無須檢查，倒是府上的：

平泰：什麼？

探長：對不住，我這人向來直率。

明光：偵探長，爲了事情的水落石出，還是請您照直說得好！

探長：我疑感這事與王經理最密切，倒沒有密切關係。

平泰：與我最親近的人有別樣關係？還是我的親近的人？——不會呀，他們不會的，無論他們怎麼糊塗

，他們也不會這樣幹呀？也許是因爲他們瘋了？不，不，不會的，他們決不會這樣喪心病狂，忘恩負義的！——忽然轉過來的探長說）探長！不，不，你的疑惑是靠不住的！我的親人決不會幹這

種事情！

明光：經理，可是現在常常有親生兒女不認父母的事情，您知道麼？

平泰：我不懂你這話的意思，明光？你以爲這事與立民麗梅有關係嗎？

明光：恐怕有一點兒關係。

平泰：不會的，不會的，決不會的，這是你的神經過敏！

明光：唯願這是我的神經過敏，經理！

平泰：我想，這事與我家裏的人毫無關係，一定是他們那些共產黨幹的！還是把抓到的那個孩子來嚴加考問一下吧！

明光：那個孩子我實在無法審問了，任你怎麼用鞭子抽他，他也不肯承認！

探長：那麼讓我考問一下。

平泰：這好極了，我想您去攷問他一定可以得着一個線索！

（小孔拿着一封信上。）

小孔：老爺，信！

（小孔下。）

平泰：（折信閱，臉色大變。）混蛋！混蛋！我說不是嗎？

明光：什麼信，經理？

平泰：我不早就說這一定是他媽的共產黨幹的嗎？你們聽！

明光：（接過信唸）『平泰先生：今天的炸彈是我們鐵血鋤奸團投的，希望你不要冤枉好人。你自己

心裏一定很明白我們爲什麼要向府上投炸彈。這僅僅是一個警告，倘若你不改正你的行爲，我們還有更厲害的手段對付你。希望你趕快覺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鐵血鋤奸團啓。』

平泰：他媽的！「更厲害的手段」？我倒要看看他們更厲害的手段！至多不過用炸彈把我炸死罷了！探長：（從明光手裏接過信來看）「這真奇怪！據我所知道的鐵血鋤奸團是一般熱血青年所組織的，他

們的對象完全是漢奸，怎麼他們會投彈到王經理這邊來呢？——這裏面一定有誤會！有誤會！我得把這封信帶回去，報告我們長官！回頭見！

明光：慢點，讓我看這封信的筆跡！（明光把信又細細看了一番。）經理，您認識這筆跡嗎？

平泰：（看筆跡）不，不認識。

探長：請把這封信交給我帶回去研究。祇要有這封信，一切都容易明白！（取過信去）好，明天見！

平泰：可是請你趕緊替我破案！並且請你回去告訴你們局長一聲，說我的事情要請他特別幫忙。

探長：這沒有錯，您和我們局長也不是一天的交情。我們局長早就留下話了，限我們三天之內破案。

明天見。

（偵探長下，周明光送他到門口再回來。）

明光：經理，我看這事相當的複雜了。

平泰：一定是走了風。

明光：準是走了風。

平泰：可是誰走的風呢？

明光：我疑心我們的祕密被麗梅小姐他們知道了。我早就懷疑她和孫國達那小子來往！孫國達那小子

一定和鐵血鋤奸團有關係！

平泰：（傷感）難道我自己的兒女真的要和我為難嗎！麗梅，立民，你們果真不認我是你們的父親了

嗎！你們果真把我當成你們的仇敵嗎？

明光：我看時候已經不早了，經理今天也夠辛苦的了。還是請您早點休息吧！

平泰：我不知道這兩天幹嗎這樣疲乏。

明光：這都是因爲心裏不痛快的緣故。

（美桃上。）

平泰：嘿，你怎麼又回來了？

美桃：今天真倒霉！到胡家剛打一圈牌，就碰着胡二爺腦沖血，鬧得我們大家也不好意思再打下去了。

平泰：胡二腦沖血？很厲害嗎？

美桃：怎麼不厲害？我看已經不行了！

平泰：不行了？唉，怎麼會腦沖血呢？

明光：胡二這幾年太發胖了！

美桃：聽說這幾年胡二發了不少的冤枉財？

平泰：他發不發冤枉財咱們不必管，你趕快告訴我，他怎麼會腦沖血呢？他也在打牌嗎？

美桃：可不是嗎？他正單釣第四張白板，那知道他居然白摩兒了，三翻一下地，好，他老先生一高興

，身子往後一倒，把我們大家嚇了一跳，等我們把他攙起來，已經就不行了，嘴也斜了，眼也歪

了，白裏只是吐白沫兒！

明光：這都是因爲太胖了的緣故！

平泰：倒霉，這幾天都是碰到些不吉祥的事情！

美桃：，我才倒霉呢，那牌正碰着我的莊，一下就輸了一千多！

平泰：大概你的三千塊錢，又輸得精光了吧？

美桃：那兒，還剩了幾十塊呢。

平泰：唉！好吧，我要進去休息了。

（平泰下。）

平泰：（在內）你也進來呀，美桃！

美桃：我就來了，老爺！

明光：我也走了，美桃，咱們明天見。

美桃：慢點，我問你：你前天晚上到那兒去了！

明光：前天晚上？我從這兒出去已經十點多了，就回家睡覺了。

美桃：回家睡覺了？

明光：可不是回家睡覺了嗎？

美桃：你還不說實話！

明光：你不能冤枉我呀！

美桃：明明有人看見你帶着那個下賤女人到新新飯店開房間去了！

明光：這完全是瞎說的。究竟是誰看見的？

美桃：（走過去把明光的左耳簪住）你幹了壞事，還不承認？你承認不承認？承認不承認？

明光：（跪下）我承認，我承認，不過你得告訴我究竟是誰看見的？

美桃：難道胡家三姨太太還會平白的撒謊嗎？

（陳媽上，見美桃與明光那種醜態即往裏退避，但已爲美桃所見。）

美桃：幹嗎，陳媽！

陳媽：老爺要睡覺了，請您趕快進去！

美桃：好，我就去！

（陳媽下。）

美桃：好吧，明天晚上我再來和你算賬！

（美桃下，明光躊躇片刻亦下。立德提着鳥籠從外面進來。）

立德：陳媽！陳媽！

（陳媽上。）

陳媽：是您叫嗎，二少爺？

立德：你馬上給我走！

陳媽：您幹嗎又生氣呀，二少爺？

立德：你用不着麻煩，趕快拾搭拾搭走幹了！

陳媽：我究竟又有什麼事情得罪了您，您叫我走？

立德：用不着囉嗦！

陳媽：若是我做錯了什麼事情，還請二少爺說個明白！

立德：好，若是我再不讓你走，我的小鳥和金魚都要被你們糟踏完了！

陳媽：哦，原來又是爲了小鳥和金魚的事情！今天又是那一點沒有做好？

立德：不，不，我再也不願意同你們多說了，你給我走得了！

陳媽：二少爺，我們是苦人，要是走了就會餓死的！

立德：哦，你也知道餓死嗎？你知不知道小烏和金魚也和人一樣，要是不給牠們吃的，也會餓死的？

陳媽：這我也知道，可是我並沒有不喂牠們呀？

立德：你還說你喂了牠們？

陳媽：可不是，我喂了牠們嗎，二少爺。

立德：你今天喂了金魚幾次！

陳媽：今天……今天……喂了兩次。

立德：兩次？我不是叫你每天喂三次嗎？你每天吃三頓，爲什麼我的金魚就應該吃兩頓呢？你仔細要

餓死牠們嗎？

陳媽：這是那裏話，二少爺叫我們喂兩頓，我們就喂兩頓，叫我們喂三頓就喂三頓，反正吃的是二少爺的。好，從明天起，小烏金魚都喂三頓，請二少爺別生氣得了！

立德：我不是叫你每天晚上把鐵絲網子蓋上金魚缸嗎！

陳媽：難道今天又忘了蓋嗎？

立德：你去看蓋了沒有？

陳媽：唉，又是小孔那孩子誤的事？

（小孔上。）

小孔：啊？又怎麼啦，陳奶奶？怎麼你又在二少爺面前說我的壞話？

媽：小孔，我不是請你替我把金魚缸蓋上嗎？

孔：你什麼時候託我的呀，陳媽媽？

陳媽：說！誰託人，沒有想到你又病了，弄得二少爺在這兒生氣，真是求人不如求己！

(陳媽下。)

立德：陳媽真是越來越糊塗了！

小孔：我看她還有點兒糊塗了！她自己幹錯了事，怪向我身上賴！昨天死的那隻黃鳥，要不是她弄死的才怪呢？——結果弄得我來受冤！

立德：小孔，我再告你一次：我的小鳥和金魚比我的命還要緊，一天必得喂三次，早晨八點一次，

十二點一次，六點一次，你們若是忘了一次，我就打斷你們的骨頭！

小孔：若是牠們發瘋死了呢，——那可不能怪我們，二少爺！

立德：閉住你的嘴！誰叫你胡說八道的！

小孔：是！是！

(陳媽上。)

陳媽：二少爺，您今天可冤枉我們了，金魚缸不是蓋着好好的嗎？

立德：要是等你們去蓋，我的金魚早就給貓吃完了！

陳媽：這樣說起來，今天晚上那金魚缸還是二少爺自己的呢？

小孔：自然是二少爺自己蓋的嘍！

立德：這一次饒了你們，下次要是你們還是這樣虐待我的小鳥和金魚，我就虐待你們！

(立德下。)

陳媽：你聽見沒有，小孔！若是你虐待二少爺的小馬和金魚，他就要虐待你！

小孔：他媽的，窮人連飯都沒有吃，他還要玩金魚小馬！

陳媽：小孔，你罵人，我去報告二少爺！

（陳媽往裏走。）

小孔：（央求她）呃，呃，陳奶奶，陳奶奶，請您別……別……

陳媽：（笑）傻孩子，你以為我真會去報告二少爺嗎？我們都是在外頭吃飯的人，都是侍候人的人，我

那會……

小孔：這不得了！真是，我有些時候真生氣，……爲什麼我們要侍候他們？他爲什麼不侍候侍候兩
們？

陳媽：傻孩子，這還不是因爲他們生得八字好嗎？

小孔：八字好？我現在才不信這一套呢！

陳媽：那麼你說我們老爺爲什麼有這麼多的錢？

小孔：錢？還不是他媽的搶來的嗎？

陳媽：瞎說！

小孔：你不信，不是嗎？

立功：（在內）陳媽！陳媽！

陳媽：是誰叫呀？

小孔：是大少爺的聲音吧。

陳媽：就來了，大少爺！呀，他老先生一到夜晚精神就來了！

小孔：又是叫你去給他熬烟膏子，對不對？

陳媽：可不是嗎？天天晚上都是這碌，總要窩得一兩點鐘才睡覺，我真受不了！

小孔：受不了？呀，爲了這個（指口）受不了也得受呀！

陳媽：這還用得着說嗎？明天見吧！小孔！

小孔：好，明天見，陳奶奶。

（陳媽下。小孔口裏含着小調，清理靠墊，偷了一枝烟吸，打了呵欠，息了正中懸的電燈，正欲下，忽見一個年老的軍人和一位鄉下的老太婆站在他面前，用手槍瞄準他，嚇得他只抖。原來這位軍人是麗梅化裝的變像，這位老太婆是立民化裝的變像。他們都戴着面具。）

麗梅：站住！

小孔：是……是……是……是……

麗梅：不准開口！

（立民用繩子把小孔的手捆起來，用毛巾把他的嘴塞住，這時院裏有人大叫：「小孔！陳媽！小孔！陳媽！快來呀！快來呀！貓吃二少爺的金魚呢！噓！噓！噓！噓！你們快來呀！快來呀！」這時陳媽慌慌張張的由裏面跑出來。）

陳媽：小孔，小孔！噯，我的媽呀！

麗梅：不准你開口！

（接着立德也從裏面跑了出來。）

立德：我的可憐的金魚！（立民等用槍對準他）噯呀！有土匪呀！有土匪呀！來人呀！來人呀！

麗梅：你若是再開口，我就開槍！

立德：你們要什麼都行，千萬不要要我的金魚和小鳥，牠們就是我的命！

麗梅：哼，我們什麼都不要，單單要你的金魚和小鳥。夥計（指立民）把那些鳥籠拿下來砸了！

（立民把掛在格子窗上的鳥籠全丟在地下。）

立德：噯呀！救命呀！有土匪呀！有土匪呀！

麗梅：你再開口，我就一槍把你打死！

（這時美桃平泰都穿着睡衣驚慌失措的從裏面跑了出來。）

麗梅：先把她（指美桃）網起來！

（立民等把美桃立德全網了起來，並且把他們的嘴塞住，然後讓他們站在一排。）

平泰：（強作鎮靜）你們來這兒幹什麼？

麗梅：自然是有事情求王經理幫助囉！

平泰：是不是要借路費？

麗梅：不是借路費，倒是要向老先生借一筆軍費！

平泰：軍費？

麗梅：對了，軍費？

平泰：你們是那一軍呀？

麗梅：我們是華北抗日游擊隊！

平泰：游擊隊？

麗梅：是的。

平泰：游擊隊是幹什麼的！

麗梅：是打日本人的。這是華北各省人民自動組織的一種軍隊，專門擾亂敵人的後方！

平泰：既是這樣，政府就應該接濟你們，爲什麼你們還要利用這種不正當的方法來籌軍費呢？

麗梅：政府當然有接濟，不過還不夠，還得請後方的民衆，例如老先生這樣的富翁，多多幫助。

平泰：不過你們要知道，我近來的景況也很困難，人家以爲我有錢，其實我不過虛有其表罷了。

麗梅：笑話！誰不知道你老先生是漢口市的第一個糧商，也是數一數二的財主！這我們都調查清楚了

平泰：那麼你們要向我借多少錢呢？

麗梅：我們不想多借？只想向您借一百萬塊錢！

平泰：借多少呀？

麗梅：一百萬！

平泰：你們今天就是打死我，我也拿不出一百萬咧！

麗梅：笑話，先生拿不出一百萬？誰不知道先生至少有兩千萬的家產！請老先生還是仔細考慮一下吧

，人生在世幾十年的光陰，要這麼多錢有什麼用呢？——留給子孫嗎？假使他們不務正業，嫖賭的嫖賭，吸鴉片烟的吸鴉片烟，玩小鳥的玩小鳥兒，養金魚的養金魚，要是把老先生的千萬家財這樣花了，未免太冤，所以我勸老先生倒不如拿一筆錢出來作爲抗日的軍費，使我們國家打了勝

仗，將來老先生豈不樂得個愛國的好名譽嗎？

平泰：你這話固然很對，不過我實在拿不出這麼些錢來！

麗梅：我不是早向您提過嗎？我們決不輕舉妄動，若是我們事先沒有調查清楚，我們決不來隨便開口借錢。不但我們知道老先生有錢，就是國內誰有錢誰沒有錢，他們的錢是怎麼來的，我們都調查得清清楚楚了。我勸老先生還是慷慨一點吧！

平泰：我實在沒有錢！

麗梅：若是國亡了，你的錢還會有用嗎？你以為你可以做漢奸，等亡了國以後，漢奸的滋味比亡國奴的滋味更不好嚐咧！你看看現在那些賣國求榮的漢奸的下場！請您仔細想想吧我的爸……（麗梅又動了情感，流下淚來）

立民：（連忙接過來說）我說隊長，您說什麼？又動情感了，對不對？您何必和他說這些廢話？他們這種人不到死是不會覺悟的！（以手槍逼近平泰）乾脆說，你交不交出一百萬！說！

平泰：我現在手邊實在拿不出一百萬！

立民：那麼你現在能拿出多少？

平泰：只能拿出三十。

立民：好，把你保險櫃的鑰匙交給我！

平泰：保險櫃裏也沒有那麼多錢！

立民：你交不交給我？快！

（平泰不得已將鑰匙交出。）

立民：隊長，我看還是請您到裏面去取一槍吧，您或許熟習一點兒！

麗梅：好。

（麗梅入內。）

平泰：你們這些王八蛋！

立民：您別罵人，王經理！

平泰：你們好毒辣的手段！

立民：我們對您還特別客氣呢，不過是要您幾個錢罷了！還沒有要您的命呢！

平泰：要我的命？我倒情願你們要我的命！你們這樣勒索我，比要我的命還使我難受！你們這些沒有

心肝的土匪！

立民：您不必生氣，我們今天的確有一點兒冒失，不過爲了我們國家的前途，爲了我們民族自由幸福，我們不能不忍痛出此！

平泰：不要臉，明明是土匪的行爲，還要打着愛國愛民的招牌！

立民：您老先生不必生氣，我們的確是爲了民族，爲了國家！

平泰：——民族國家早就給你們這些人糟踏完了！

立民：老先生，您不必這樣懷疑我們，我可以對天起誓：若是我們不是爲了我們的民族國家的自由獨立，若是有一點兒自私自利的地方，願火把我們燒死，水把我們淹死！

平泰：你們這些人都是信口開河開慣了的，說着好聽罷了！

立民：我們幹出這樣的事情來，我們自己心裏也很難受，尤其是對於您老先生，我們更覺得難受！不

過這都是爲了國家民族的前途，我們不能不如此，請老先生特別原諒！

平泰：你們這些強盜，滿口的仁義道德，民族國家，心裏還不是些男盜女娼！

（麗梅提着一個皮包上。）

麗梅：對不住，王經理，今天就誤您睡覺了！這是您的鑰匙，還您。（向立民）咱們走吧！

立民：得了咱們所要的東西了嗎？

麗梅：都在這個皮包裏？

立民：對不住，王經理，今天使您受驚了！

麗梅：我們雖然拿了您的一點錢，可是這并不是爲我們自己用，而且我們心裏也覺得很難受！

平泰：我現在情願你們把我一槍打死！

立民：您想我們捨得打死您嗎？其實您的關係……

麗梅：別瞎說！王經理，其實我們要殺您，何必等着今天晚上呢！不過我們不忍殺您！拿您幾個錢是

沒有關係的，反正您有很多的錢！

立民：希望您別再做漢奸了！

麗梅：也別操縱糧食的價錢了！

立民：回頭就是岸！

麗梅：倘若您還不改正您現在的行爲，就是我們不殺您，恐怕那些熱血正義的同胞們也不肯放縱您！

希望您注意！再會！

立民：再會！今天很對不住你們大家，再會。

(顯梅立民同下。)

平泰：混蛋！混蛋！（向外喊）你們人都死完了嗎？

(見美桃小孔等被綁，乃將美桃鬆開)

美桃：我的媽，把我的魂都嚇掉了！

平泰：我先打電話報告警察局！

美桃：我來解開他們！

(美桃將小孔，陳媽，立德先後解開。平泰打電話，但是老打不通。)

平泰：他媽的，原來他們是有計劃的，連電話線在事先也給割斷了！

陳媽：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立德一聲不出，忙把他的鳥籠拾起，仍然掛在格子窗上，惟有小孔似乎嚇呆了，站在那裏一聲

不響，動也不動。)

美桃：小孔！你怎麼啦？你嚇昏了嗎？

小孔：我……我……彷彿……聽他們的聲音熟習極了！

美桃：是的，他們的聲音熟習極了！

立德：(忽然發現他的小鳥又死了一隻)噫呀！我的可憐的小鳥又死了一隻呀！我一定要報仇！我

定要報仇！

幕

第三幕

景 在漢口市的一個不十分出名的旅館裏。裏外兩間屋子，陳設雖不十分講究，却相當的完備，電燈、電話一概俱全。開幕時，孫國達王立民王麗梅工作緊張，正在翻譯一個密電。

國達：「一三七六」

麗梅：「一三七六」……「準」字。

國達：「一二四八」

麗梅：巧。

國達：「三五七四」

麗梅：攻·攻打的「攻」。

國達：「一四七〇」

麗梅：「四七〇」……「四七〇」……人

國達：「九八七二」

麗梅：一定是他們準備這個月十八日打北平！

國達：「一三五九」

麗梅：「一三五九」……「九」……可是「平」字嗎？……忽然快樂得跳起來。他們要在這個月十八日

打北平嗎？……我們北平快要收回來！我高興極了！我高興極了！

國達：……輕一點兒聲音！你要知道，咱們這是在旅館裏呢！

麗梅：旅館裏有什麼關係呢？——這是好消息，我要讓大家都知道，（聲音越來越入）我要讓每個中國人知道！我要讓每個中國人聽了高興！

立民：妹妹，你又動情感了！你就是這樣不好，一會兒高興起來，恨不得上天，不高興的時候，就恨不得要馬上自殺！

麗梅：呃，我就是這麼一個人！

立民：像你這樣一個不能約束情感的人，決不能成大事！

麗梅：三哥，你又說我不能成大事？昨大晚上的大事不是我幹的嗎？

立民：昨大晚上的事，就算大事嗎？

麗梅：哼，昨大晚上的事不但是大事，簡直可以說是驚天動地！

立民：驚天動地？

麗梅：兒女綁父親的票，這事還不夠驚天動地嗎？

國達：得，得，得，你們慢點談這些吧！這個電報還沒有翻完呢！「一八一六」快翻，麗梅！……立民：驚天動地？對了，倒是驚天動地，不過咱們真正驚天動地的事業還在後頭呢！等着咱們打入了

北平，克復了南京！收復了咱們所有的失地，那時候才夠得上說驚天動地呢！

國達：得，請快點兒翻吧，「一八一六」

麗梅：（繼續翻密碼簿）「一八一六……盼望的「盼」字。

國達：「四五五六」……

麗梅：四五五六……「速」。

國達：「一九七七……」

麗梅：「一九七七……一九七七……」隨兒的「匯」字。

立民：「大概又是要錢。」

國達：「五七五九」……

麗梅：「五七五九……」百」。

立民：「一定要我們趕緊匯一百萬塊錢去！」

國達：「二四一三」

麗梅：「二四一三，二四一三……」萬」！一點兒不錯，「準十八日攻入北平，盼速匯百萬！」

國達：「咱們趕緊籌錢，給他匯過去呀！」

麗梅：「咱們昨天一晚上就籌了五十萬！」

國達：「這還不是你父親的錢嗎？別人的錢就不見得來得這麼容易。」

立民：「還短五十萬？咱們同樣用昨天晚上的法子來籌這筆款子怎麼樣？反正本地的富人還多的很！」

國達：「我覺得不妥當。這種法子因為你們是父子的關係，偶爾用一用倒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常用就不行了。聽說你父親已經通知市政府，限三天之內破案。我看咱們還是搬家吧，在旅館這種地方住着是不妥當的。」

麗梅：「沒有關係，只要在最近能夠打入北平，收復南京，就是他們把我拿去槍斃了，我也值得！」

立民：「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怕的，政府對於我們這個鐵血勳好團的組織，現在也相當的知道了，他們也知道我們是一個愛國的團體！」

（隔壁房裏有人在狂歌，歌聲，猜拳，打牌之聲與頻傳來。）

國達：你們聽！前方將士在那裏爲我們流血，我們後方的良家還是這樣的醉生夢死！你們聽！唉，這繼續下去，我們的國家如何了！

（隔壁傳來的聲音）——小紅：你唱一個時新的小調給我們聽聽吧！——接着是一個女人唱「蘆溝橋」小調。）

立民：哼，這也是一種進步。旅館裏的妓女，居然會唱「蘆溝橋」小調了。

麗梅：昨天我還聽見她們唱「義勇軍進行曲」呢！

（接着又是一陣「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

國達：他們祇會唱，不會行！他們所唱的，跟他們所行的，完全是兩回事！

（旅館侍者小六上。）

小六：吳小姐！查店的來了。

麗梅：好，請他進來。你們少說話，還是讓我來對付他。

（偵探長馬雨林上。）

探長：（看看手上拿的鑰子），你們都姓吳嗎？

麗梅：不，就是我和他（指立民）姓吳。

探長：你們是什麼關係呀？

麗梅：我們的關係，你還看不出來嗎？他是我的先生！

探長：你們是夫妻嗎？

麗梅：是的。

探長：我看你們好像兄妹！

立民：放屁！你怎麼知道我們是兄妹？

探長：先生，口裏請放乾淨一點兒。

麗梅：請你別見怪，他是這樣的脾氣。

探長：你們從那兒來的？

麗梅：我們從四川來。

探長：可是你們的口音并不像四川話？

立民：我說，先生，你是來查房的，還是來考查方言的？

探長：查房，同時也調查案件，怎麼着？你要干涉我的職務嗎？

麗梅：先生，請你不必生氣。你還有什麼事情要問嗎？

探長：你們要到那兒去？

麗梅：我們要到西安去。

探長：到西安？去做什麼？

麗梅：到前線去？

探長：你們還能打仗嗎？

麗梅：先生，你可別看不起人！

探長：對不住，我是說，像你們這種人不必打仗去，還可以幹許多別的要緊的事情。

麗梅：現在沒有比打仗還重要的事情。

國達：對了，現在到前線去，是我們青年人最重要的天職！

探長：他是什麼人？

麗梅：他是我們的姪兒。

探長：你們有這麼大的姪兒嗎？

立民：先生：你的問題簡直沒有此理，——為什麼我們不應該有這麼大的姪兒？

探長：（指着一個皮包）這裏面是什麼？

麗梅：是些隨身應用的東西，你要看嗎？我打開來給你看！

探長：不必！

（走到梯邊，看見一本密電簿子，拿起來看看，又放下，然後在屋裏巡視一遍，腳下的小六隨下

。）

立民：他媽的真混帳！以後不准他進來！

麗梅：那可不行。除非我們搬家，倘是住在旅館裏，總是要受檢查的。

國達：我今天量個霧了！

麗梅：爲什麼？

國達，我憑空做了你們的姪兒！

麗梅：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對付他們這種人不能不賄扯。我着急的是我生怕他要看我們的那個皮包，

可是我叫他看，他倒不看了！倘若真是要看，那可糟了，我們的重要東西都在裏面！

立民：他若看了，也不要緊。

國達：怎麼不要緊？

立民：我馬上掏出槍來把他一槍打死！

麗梅：你又來了，說些做不到的事情！

立民：爲什麼做不到？

麗梅：好，好，不必管這些了，還是趕緊去梳妝吧！

國達：我且換一個旅館，我看剛才那個傢伙的神氣很有一點兒不對，他彷彿很知道咱們是幹嗎的。

你不是說你們是夫妻嗎？他就說你們像兄妹！

立民：不要緊，讓我叫小六進來吩咐一聲。（按電鈴）

（小六上。）

小六：是徐師傅，吳先生？

立民：是的。以後客房房裏來了，不要說到我這房裏來！

小六：那可以，徐師傅。

國達：那麼你在查樓下的時候，你就頂先上茶來告我們一聲。

小六：這倒可以，您。

立民：查起來真夠麻煩的了！

小六：平常也不這樣麻煩，您知道他今天爲什麼這樣麻煩嗎？

國達：不知道。

小六：本市第一個糧商王平泰的家裏，前兩天被人投了一個炸彈！前天晚上又有人去搶了！據說這事與他的三少爺和大小姐有關係。聽說他的三少爺大小姐現在都逃走了！現在警察局派出許多偵探在捉拿他們呢！

立民：你們這旅館裏也有偵探來調查過嗎？

小六：今天一早就有人來過。他們還問及您三位是幹什麼的，是那兒來的？

立民：你怎麼說？

小六：我說您三位是從四川來的，現在要到前線去打仗的。

立民：他們說什麼了嗎？

小六：沒有。祇是把您三位的姓名抄去了。說來也奇怪，吳先生，爲什麼王平泰的兒女要給他們的父親爲難呢？

立民：這裏面一定有緣故。

小六：聽說王平泰爲了這事已經氣病了！

麗梅：氣病了？

小六：氣瘋了！

麗梅：氣瘋了？

小六：聽說口裏整天的胡說八道的！忽而說，「我的兒子和我的女兒所做的都是對的！不能怪他們！

你們不要捉拿他們呀！我實在沒有臉見他們呀！」忽而又說：「不，不，你們趕緊把他們捉來呀，我要來當面問他們，問他們爲什麼不替我顧面子。」忽而又大聲的喊叫：「我是漢奸呀！我是

漢奸！你們來槍斃我這個漢奸呀！」聽說王平泰現在整天的這樣胡說八道的！

麗梅：小六！小六！這些事情都是誰告訴你的？快說！快說！

小六：您還不知道嗎，吳小姐？報上早就登出來了。

立民：報上？什麼報上？

小六：市民日報。您要看看嗎，吳先生？我給您找一份來。

立民：我們今天什麼報都看過了，獨獨沒有看市民日報！

（小六下。）

麗梅：三哥，我這會兒心裏難受極了！

立民：我心裏也是一樣，但是，妹妹，我們應該鎮靜！還有許多的大事情等着我們去做呢！

國達：對了，你們都應該鎮靜，假使他老人家真變成像小六剛才報告的那樣了，這未嘗不是你們王府上的福氣。這是他老人家的良心發現了！

（小六拿着報上。）

小六：您看，這半版都是登着王平泰的事情！

（麗梅立民等看報。小六下。麗梅幽咽的哭泣起來。）

國達：麗梅，怎麼又動情感了？

麗梅：我心裏很難過！

立民：不，我一點兒也不難過，古人可以大義滅親，難道我們就不能夠嗎？反正我們是爲了國家，爲了我們的民族，我們對得起我們的祖宗！我們問心無愧！

麗梅：三哥，我想回去看看他老人家！

立民：這可不行，妹妹。倘若你一回去，我們一切的計劃都要失敗了！

國達：女孩子總是多情的。其所以她們不能成大事，也就是因為她們多情。

立民：我的看法倒不是這樣，我覺得她們多情倒是她們的好處，可是她們的情往往不堅決，容易改變；她們受不得一點兒意外的刺激，她們受了一點兒刺激，馬上就改變。這是一般女人的通病。

國達：現在咱們沒有時間來談這些。咱們吃點東西趕快出去做事吧。我去兌款子給前方。你們趕快準備一個團址，咱們不是定於明天召集全體團員大會，討論如何接濟游擊隊的問題嗎？這個地方開會可不行啊！

立民：最好咱們能夠在那一個尼姑庵或和尚廟裏找一間房子。

國達：那自然是最好沒有的了，也不引人注意。

（國達按電鈴，小六上。）

小六：是您這兒叫嗎，吳先生？

國達：是的。你去替我們叫三碗麵來。

麗梅：我不吃。

立民：你爲什麼不吃呢？

麗梅：我不想吃。

國達：得，麗梅，你可不要忘了，我們準於十八號打入北平呢！

小六：什麼！吳先生，我們要打回北平麼？

國達：對了，你聽了歡不歡喜！

小六：這那有不歡喜的，怎麼？日本鬼子真可惡，平白的站了我們的北平，又佔了我們的上海，南京，非把你媽的打出去不可！

國達：倒應你不出，小六，你一個旅館裏的茶房這樣愛國呢！

小六：好，咱們中國人現在誰不恨日本，倘若他不恨日本，他就是漢奸！

（隔壁房裏又有人請拳唱小調。）

國達：這聲入（指隔壁請拳唱小調者）不愛國，在這樣國難嚴重的時候，還在花天酒地得胡鬧！

小六：像他們這種人等於漢奸！（他太興奮了，說到「漢奸」二字特別加重。）要想我們中國當好，非把這些漢奸剷除不可！像隔壁這種人還不都是漢奸嗎？

聲甲：（從隔壁而來）誰那罵老子們是漢奸呀？混帳！

聲乙：真正混帳！這是那裏來的一羣王八蛋！

聲甲：咱們打進去！他媽的，他罵老子們是漢奸！

聲乙：對，對，咱們打進去！看看是些什麼烏龜兒子王八蛋！

女聲：得，得，人家並不是說我們是漢奸！你們又喝醉了！又要鬧禍了！不准你們胡鬧！不准你們鬧到別人房間裏去！

聲甲：我明明聽見他們罵咱們是漢奸！并且小六那小子也跟在裏面一塊兒罵！小六！小六！你媽的！

給老子滾出來！

國達：這大概是一羣流氓！

聲甲：小六！小六，你這個王八蛋！你不出來！老子就打進去了！

立民：讓我去！

麗梅：你不能去！（忙阻止。）

國達：讓我去！

麗梅：你也不能去！還是讓我去！

國達：你更不能去，一個女人和幾個醉漢……

立民：還是讓我去！

聲甲：你們有胆量的出來，孫子！

女聲：我知道你今天又喝醉了！

立民：我非出去不可，看看是些什麼王八蛋！

（立民祇是往外衝，小六等阻住。）

小六：他們要的是我，還是讓我出去吧！

（小六下。接着一片怒罵聲，痛打，呼救聲。立民忍不住衝了出去。又是一陣爭噪聲。最後還離

見小六大罵：「你們是漢奸，你們是漢奸！」）

國達：我得出去把立民叫進來！

（國達下。片刻國達拉着立民上。）

立民：我真沒有料到原來是他們！

麗梅：是誰呀？

立民：冤家路狹，偏偏碰到了美桃和周明光那小子！

麗梅：奇怪，他們怎麼跑到這旅館裏來呢？

國達：麗梅真是一位大小姐，君子人，你想他們還會有什麼好事上這兒來嗎？只有你的父親那老頭兒

才是真正的大傻瓜呢。！

立民：漢口市誰不知道周明光下流？

麗梅：小六那孩子呢？

立民：被他們打傷了，我已經叫他們櫃上送他到醫院裏去了！

國達：別談別的吧，咱們拾搭拾搭趕緊走吧！

麗梅：咱們另搬個地方也好，免得麻煩。

立民：其實不搬也沒有關係，政府決不會抓我們去槍斃！

國達：還是遷移一下好。我到櫃上去算賬。

（國達欲下，麗梅正在收拾東西，偵探長穿着制服，拿着手槍截住國達的去路。）

探長：對不住，你要往那兒走？

國達：你不是還要檢查？

探長：已經檢查清楚了！

立民：那麼你來幹什麼？

探長：你貴姓？

立民：我姓吳。

麗梅：我們都姓吳。

深長：得，王家大小姐，請你不必再開玩笑了吧，你這個玩笑可真開得不小呀！你們的老太爺都被你們兄妹氣瘋了！

麗梅：你說的些什麼，我們完全不懂！

探長：王家大小姐，請你不必裝聾作啞了吧，王經理六十大慶的那一天，那個炸彈是不是你們投的？前天晚上你假扮着一位軍人，他（指立民）扮着一位鄉下老太婆，到王經理家裏去搶了五十萬現款，是不是你們幹的？

麗梅：你胡說！

探長：你別罵人，王家大小姐，只要你說：這些事情是不是你幹的！

麗梅：是我幹的，怎麼樣，你槍斃我吧！

立民：對了，是我們幹的！

探長：那麼你不姓吳了吧？

麗梅：姓王姓王！我叫王麗梅，他叫王立民，他是孫國達，都是你要捉拿的人！好，現在我們都在這兒，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

立民：你可以拿我們去槍斃！

國達：這樣你還可以升官發財！

探長：你們幾位都誤會了我。其實我到這兒來并不是要和你們幾位爲難的，我不過是奉命做事罷了，地方上出了這麼一樁案子，上邊有命檢下來，叫我們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吧了！

國謙：你至少可以升一級官，加藥水！

探長：孫先生，唉，升官，加薪水，在這個國破家亡的時候，官升得多麼大，薪水加得多麼高，又有什麼用呢？

麗梅：你不是爲了升官發財？

探長：不是。

麗梅：那麼你到這兒來究竟是爲了什麼？

探長：我是來保護你們的！

麗梅：什麼？

立民：少信他的鬼話！

國謙：對啦，別信他這一套！

麗梅：那麼你可以不逮我們了？

探長：這可辦不到，大小姐！

麗梅：你一定要逮我們走？

探長：我不能不逮你們走，這是上邊的命令！

立民：我不是說他先頭說的是鬼話嗎？

探長：王少爺，請你信任我，你們做的些什麼事情我都知道了！

麗梅：你都知道了？

探長：都知道了！

國達：那麼你知道我們做了些什麼事情呢？

探長：你們三個人都是鐵血勤奸團的首領，在漢口市裏你們現在一共有三百多團員。你們的工作一方面是在肅清漢奸，一方面是接濟前方的游擊隊，對不對？

國達：對！

探長：前些日子轟動一時的孔非奇的槍殺案是你們幹的，跑馬廠炸彈是你們投的，最近王平泰的案子都是你們做的，對不對？

立民：那麼你一定非常的痛恨我自這種行爲了？

探長：不，我不但不痛恨，而且非常的佩服你們的勇敢，我剛才進來的時候那種兇樣兒是和你們開玩笑的，並且也是我們偵探的一種技術，希望你們三位先生別見怪，我現在給你們說老實話：我的確非常的佩服你們！

麗梅：什麼？你佩服我們嗎？

探長：因此我在我的地位上常常幫助你們。你們有幾件案子都落在我的手裏，我都馬馬虎虎讓它過去。了。你們看，你們的案子從來破過沒有？——並不是我不能破案，是我存心叫它不要破案。

麗梅：沒有料到你還是我們的一位同志！你貴姓？

國達：你不認識他嗎？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偵探馬雨林。我倒要問你，馬先生，你爲什麼南於我們的事，情這樣熱心？

探長：你們知道我是什麼地方的人嗎？

麗梅：不知道。

達：聽你的口音有點像東北人。

探長：一點兒也不錯，我是潘陽人。

麗梅：你既是潘陽人，爲什麼跑到這兒來？

探長：談起來話可長，而且我心裏非常難受。（喉管似乎有一點兒發硬）九一八的那一年，我還在潘陽城裏當偵探，在那時候我殺了不少的日本人，所以日本人痛恨我到極點，後來他們佔領潘陽以後，便抄了我的家，殺了我的父母，燒了我的房屋，（哭泣起來）我，幸虧得到朋友的援助，帶着我的妻子和一個小孩，還有一個十八歲的兄弟，化了裝，好容易才逃到北平……於是這幾年就在北平做種種的抗日工作，沒有料到今年七月二十八，唉，我們的北平失陷了！在倉卒之間，我一個人逃到了漢口！但是後來據我兄弟來信說：在八月九號那一天……可憐可憐，我的……我的妻子和小……小孩都被那可恨的日本鬼子抓去殺了！（泣不成聲）

立民：他媽的日本鬼子！

國達：原來你還有這樣一段傷心事！

麗梅：咱們非打到東京去不可！

探長：你們說我恨不恨日本鬼子？你們說我應不應該同情你們這種抗日救國的工作？

立民：（和探長熱烈的握手）馬先生！你真不愧爲我們的好同志，真不愧爲中華民族有志氣的子孫！惟有你這種受盡了日本帝國主義蹂躪的中國人，才能深切的了解我們這次抗戰的意義！其他的同胞固然不是沒有熱心愛國的人，但是在敵人的飛機沒有到他們頭上來投炸彈之前，或敵人的炮火離他們的家鄉遠遠的時候，他們對於抗敵救亡工作總是有點兒漠不關心，叫他們出錢他們不肯出

錢，叫他們出力他們不肯出力！長此下去，我們如何能夠爭取最後的勝利呢！

麗梅：現在別的話少說吧，我問你，馬先生，你能不能加入我們的勸好團？

探長：加入也未嘗不可，不過不加入更方便些，我在團外更可以爲你們多做一點事情。

麗梅：那麼你現在可以不建我們到衙門裏去嗎？

探長：當然可以。不過……

麗梅：怎麼樣？

探長：不過以我個人看來，你們還是到衙門裏去一趟的好。我包管你們無危險。

國達：我不懂你這話的意思？馬先生？

麗梅：我們都不懂你這話的意思？

探長：我覺得你們這是一種救亡圖存的工作，應該公開活動，你們兩位這種大義滅親的精神，尤其確

該讓國人知道！政府也決不會和你們爲難，尊大人種種不正當的行爲，政府現在都調查清楚了。

麗梅：我們家父的行爲，政府已經調查出來了嗎？

探長：他有一本密電簿子最近被政府查出來了。

立民：政府打算辦他嗎？

探長：自然要嚴加懲辦，不過究竟怎麼辦，現在還沒有決定。

麗梅：聽說他爲了我們的事情氣瘋了？

探長：倒聽說了，可是我並沒有看見。你們幾位願意和我到衙門裏去走一趟嗎？

麗梅：你們看怎麼樣，三哥，國達？

立民：我看我們決不能去。倒不是怕政府給我們爲難，不過我們這種事情公開出來總有一點不好，而且頗叫政府爲難：還是嚴辦我們呢，還是不嚴辦我們呢？我以為政府還是離開一集，眼閉着一隻眼的。

國遠：而且在河北省的游擊隊準於十八號收復北平，假使我們到衙門裏去了，他們的接濟一定要受影響！

探長：他們十八號要打進北平嗎？

立民：對了，這是我們剛才收到的電報。

（立民把電文示探長。）

探長：（念電報）「準於十八日攻入北平，盼速匯百萬」。好極了！北平！北平，我還有一個弟弟關在北平，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呢？

立民：你還有一個弟弟在北平？

探長：在事變以前，他在東北大學念書。

立民：在東北大學念書？他們叫什麼名字？

探長：他叫馬得林。

立民：（跳起來）什麼？馬得林是你的弟弟嗎？

探長：怎麼？你認識他嗎？

立民：好極了！好極了！我不但認識他，而且他現在還是我們游擊隊第三隊的總指揮！

探長：真的嗎？我的好弟弟！我的有志氣有熱血的弟弟！

立民：這到是我沒有料到的，原來馬得林是你的弟弟！我看馬先生你還是辭掉偵探的事情，同們一塊兒到前線去吧？我們明後天就走！

探長：好的。到前線去是我們青年人現在報國最好的辦法。不過我現在還有幾件經手的案子沒有了，所以一兩天還走不成。我可以去和我們長官商量一下。

麗梅：馬先生，那麼你可以加入我們鐵血鐵好團嗎？

探長：可以的。

麗梅：現在？

探長：也可以。沒有什麼手續吧？

國達：手續很簡單，只要你馬上宣誓：「我馬雨林願以熱血和我所有的一切救護我的國家，遵守國章

服從團命，此誓。」

探長：這樣就行了嗎？

國達：行了，你願意馬上宣誓嗎？

探長：可以的。

麗梅：這樣好極了。

（國達，立民，麗梅站在一排，探長肅立在他們的對面舉手宣誓。）

國達：宣誓！

探長：我馬雨林願以熱血和我所有一切救護我們的國家，至誠遵守國章，服從團命，此誓！

（周明光美桃上。）

阻攔偵探長，你在這兒和他們搞些什麼玩藝？啊，大漢，三少爺，他們許久沒有見了！

麗梅：你來做什麼，周明光？

明光：難道你自己還不明白我來做什麼嗎，大小姐？

立民：我們不明白！你說！

明光：你既不明白，那就請馬偵探長告訴你們吧，他一定可以給你們講明白！你說對麼，馬先生？

探長：哼！我也不明白！

明光：老實告訴你們吧，我現在要請你們去嘗嘗鐵窗滋味！

麗梅：你配嗎？你是什麼東西？

美桃：我說大小姐，請你別罵人！

麗梅：罵了你們這些不要臉的西！小漢奸！

明光：（拿出手槍來）你們不跟我走！

麗梅：你配嗎？你要我們跟你走！

光明：我說大小姐，咱們別鬧着不好看吧，汽車在們口等着你們呢！

（小孔急急忙忙的上。）

小孔：啊！大小姐，三小爺！老……老……老爺不好了！

麗梅：小孔，什麼事！老爺怎麼吧！

小孔：老爺自……自……自殺！

立民：什麼！老爺自殺了？

麗梅：爸爸啊！（哭泣）

立民：小孔，你快說。老爺是怎麼自殺的？

小孔：自從家裏發生盜匪案子以後，老爺就打不起精神來，整天的也不說話，若說話，也只說：「我是漢奸！我是漢奸！我不是人呀！我沒有臉再見我的兒女們呀！我真不是人呀！」不管見着什麼人，他都是這樣說！有些時候他還自己打自的嘴巴！今天早晨我正在客廳裏掃地，我聽到老爺屋裏推修一聲，把我嚇了一跳，我急忙跑了進去一看，祇見老爺躺在地下流血，當時可把我嚇壞了！簡直想不出主意來，恰巧姨太太一夜沒有回家，大少爺還沒有起床，二少爺一清早就去溜鳥去了！於是我就馬上打電話給吳大夫，那知還沒有等大夫來，老爺………老爺………（哭泣）

立民：怎麼啦？怎麼啦？

小孔：大夫還沒有到家，老爺就已經斷氣了！好慘呀！老爺臨死的時候還是說那兩句瘋話：「我是漢奸！我不是人！我沒有臉再見我的兒女了！我不是人呀！」

麗梅：（放聲大哭）我的可憐的爸爸呀！我的可憐的爸爸呀！

（立民亦哭泣，美桃發呆。）

國達：小孔，你怎麼知道你們小姐少爺在這兒呢？

小孔：陳媽的的兄弟告訴我的。他說他昨天晚上彷彿看見我們少爺小姐在這旅館裏，可是他又不敢認！沒有料到您幾位果然在這兒，更沒有料到周先生和姨太太在這兒！請您幾位快回家去吧！

（周、明、光、美桃這時聽了小孔的報告也有一點發楞。）

明光：美桃咱們走吧！

立民：走？走到那兒去？

（立民乘周明光未防備，突將他抱住，圍達探長奪了他的手槍，攔了過來，並且把他捆起。周明光祇是大罵，美桃見勢不對，欲往外跑，麗梅掏出手槍來把她截住。）

麗梅：你往那裏跑！

美桃：我……我……回家去看老爺！

麗梅：回家去看老爺？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你究竟從我父親手上弄了多少錢，你若是說了半句假話，我今天就要你的命！

美桃：我說！我說，請大小姐千萬饒了我！

立民：快說！

美桃：我實在沒有拿老爺的錢！

小孔：什麼？你沒有拿老爺的錢？哼！

麗梅：你究竟說不說？

美桃：我說我說……平時老爺給我的錢都被周明先騙去了！

明光：胡說！我那兒騙過你的錢？

麗梅：把你手裏的皮包交給我！

（美桃拒絕交出，立民一把奪過來，從中取出銀行摺存一個。）

立民：這個銀行存摺是誰的？

美桃：是……是一個朋友的。

立民：一個朋友的？噫！騙誰？這上面明明寫着劉美桃的戶頭！這裏還有個劉美桃的圖章！
麗梅：看看摺子上還存着多少錢？

立民：（闕摺）還存着一百零五萬！

國達：正好作爲我們打北平的軍費。

探長：一點兒不錯！

立民：你爲什麼要弄這許多錢在手邊？

美桃：這都是周明光叫我幹的！

麗梅：周明光是不是叫你和他一塊兒逃走？你不說實話，我就打死你！

美桃：（哭泣）小姐，我上他的當了！他騙我了！他要我和他一塊兒逃走！我沒有答允他！

明光：美桃，你拿出良心來說話呀！

美桃：你不是叫我逃走嗎？昨天你還逼我跟你一塊兒到四川去呢！

麗梅：周明光！你這個流氓！你這個漢奸！你這個沒有良心的東西！我們父親待你總算恩重義厚，你居然唆使他，叫他做漢奸，叫他賣國，叫他和他的兒女脫離關係，叫他瘋，叫他死，叫他死了以後還落得一個漢奸的罵名！我今天若是不把你打死，我對不起我的父親，更對不起我們四萬萬五

千萬的同胞！

麗梅激昂的說畢，即朝周明光胸口開了一槍，周明光應聲倒地，（幕閉。）

三八，三月十日（下）。



四川省立戲劇教育實驗學校排演本：

1 熊佛西作 後防 · 中華民族的子孫 已出

2 楊村彬作 秦良玉 已出

3 章泯作 黑暗 印刷中

封 底